

致读者

读者们啊，愚蠢和错误，还有罪孽和吝啬，
霸占人的灵魂，蹂躏人的肉体，
我们饲养我们可爱的悔恨，就像乞丐喂食他们的虱子。

我们的罪固执，我们的悔怯懦；
我们让我们的忏悔获得厚报，
我们快乐地在那布满泥泞的大道上行走，
深信可以用廉价眼泪洗涤污点。

在恶的枕上，三倍伟大的魔鬼，
总把我们迷惑的精神摇入一场醉梦，
我们的意志是块纯粹的黄金，
却被这位大化学家化作烟雾。
是撒旦牵着使我们活动的线！
腐败恶臭，把我们吸引；
我们一步步堕入地狱，每天每日，
穿过污浊的黑夜却毫不为之反感。

像一个穷困潦倒的荡子，亲吻吮吸
一个老妓的备受摧残的乳房，
我们一路上把秘密的欢乐偷偷品尝，
紧紧抓住，像在挤一枚老桔子。

拥护蠕动就像千万条蛔虫，
一群魔鬼在我们脑子里狂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张大嘴巴呼吸，胸腔里的死神，
有如视而不见的河，呻吟着狂奔。

假如说强奸、毒药、利刃和火焰
尚未把它们可笑滑稽的图样
绣在我们的可悲的命运之上，
唉，那只怪我们的心灵不那么豪放。

在我们恶德的龌龊动物园里，
有豺、豹子、母狗、猴子、蝎子、秃鹫，
还有毒蛇，这些怪物四处奔走，
咆哮，爬行，发出了低沉的叫喊。

有一个更丑陋、更凶恶、更卑鄙！
尽管不会神气活现大声嚷叫，
却常常令大地一片荒芜，
还打着哈欠将世界一口吞噬。

那是“厌烦”！——满眼是无意的泪珠，
它吸着水烟筒，幻想着断头台，
读者，你认识它，那头棘手怪物，
——伪善的读者，——我的兄弟和同类！

忧郁与理想

祝 祷

因为至高天神的通谕，
诗人在这厌烦的世界上出现，
他的母亲惊恐万分，骂不绝口，
对着可怜她的上帝握紧双拳；

“啊！我甘愿生下一团毒蛇，
也不愿养育这招人耻笑的东西！
真该诅咒啊那瞬间欢乐的一夜，
使我腹中孕育为我赎罪的种子！
既然你在女人中把我选中，
让我受到那可怜丈夫的憎厌，
既然我不能把他投入熊熊烈火，
有如一张情书，烧掉这孱弱的怪物，

“我就把你那将我压垮的憎恶
淋浇你那恶意咒骂的工具，
我还要扭曲这株悲惨的小树，
使它无法抽出感染瘟疫的毒芽！

她就这样咽下她的怨恨的毒涎，
因为她不能理解上天的意愿
她自己正在地狱的深处堆垛
为了惩罚母罪而准备的柴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是，受到一位天使暗暗的保护，
这个被抛弃的孩子沉溺于阳光，
在他所喝的所吃的一切东西里，
都变成神馐和朱红色的琼浆。

他与风儿戏嬉，他与云彩说笑，
在通往十字架的路上高歌陶醉；
在他朝圣的途中，精神与他相伴，
看见他快乐如林中鸟而流泪。

他愿爱的人望着他，万分恐惧，
或者见他文质彬彬，竟然妄图，
看一看谁能令他抱怨一声，
在他的身上试试他们的凶残。

在供他吃的面包和葡萄酒里，
他们掺杂着灰尘和不洁的唾沫，
他们伪善地扔掉他接触过的东西，
因为双脚踩到他的足印而后悔不迭。

他的妻子要到广场上去呐喊；
“既然他觉得我美丽，值得崇拜，
我就要装扮得像古代女神的偶像，
像她们一样，周身用黄金覆盖；

“我将沉醉于乳香、没药、甘松香，
还有鱼肉、葡萄酒和跪拜礼，

看看我能否在敬佩我的心上
用笑来篡夺神的礼赞！

当我厌倦这些万恶不用的玩笑，
就朝他伸出手，软弱却充满力量，
我的指甲像哈尔比亚的利爪，
会抓出一条通往他心灵的路。

“像抓住一只突突颤抖的小鸟，
我从他的胸口挖出血淋淋的心，
接着，为了让我的宠物吃个饱，
我满怀着蔑视的眼光把它扔在地上！”

平和的诗人将那虔诚的手臂举起，
他看见天上有一壮丽的宝座，
他明晰的精神散发夺目的光辉，
把愤怒人群的场面替他遮蔽；

“感谢您，我的上帝，是您把痛苦
就是治疗我们的污垢的灵药，
这就是最优良、最纯粹的香精，
让强者为享受神圣的快乐做准备吧！”

“我明白您为诗人保留了地位，
在天国神圣军团的幸福行列中，
您请他参加宝座天使、力天使
和权天使的永远不散的盛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知道痛苦乃是惟一的高贵，
它远非阳世和阴间所能腐蚀，
为了把我那神秘的冠冕编织
必须召集所有时代所有领域。

“但古代帕尔米拉遗失的珍宝，
还没有发现的金银，海底的珍珠，
就算是您亲手镶嵌，也不能匹配
这顶艳丽的冠冕，夺目而灿烂；

“因为它只用纯净的光明制作，
摄取了太初光芒的神圣火源，
凡人的眼睛在最深邃的时刻
也不过是些忧伤黯然的镜子！”

信天翁

水手们往往是为了消遣，
捉住信天翁，这些海上的飞禽，
它们，这些懒洋洋的航海旅伴，
而船是在苦涩的深渊上飞进。

海员刚把它们放在甲板上面，
这些青天里的王者，既笨拙又羞惭，
就可怜地垂下了雪白的大翅膀，
有如两只桨拖在它们的身边。

这有翼的旅行者多么地呆滞！
本来那样美丽，却显得丑陋滑稽！

有的水手用烟斗戏弄它的嘴，
有的又跛着脚学这跛了的鸟！

云霄里的王者，诗人也跟你相同，
出没于暴风雨，敢把弓手笑看；
一旦落地，就被嘘声围得紧紧，
长羽大翼，却令它步履艰难。

高翔

飞过池塘，飞过幽谷，飞过高山，
飞过森林，飞过云霞，飞过大海，
飞到太阳之外，飞到九霄之外，
越过宇宙天空星云，

我的精神，你轻飘若雾的飞离，
犹如游泳名手在浪里荡魄销魂，
你在深邃浩瀚中愉快的飞翔，
怀着无法言说的雄健的快感。

遥远地飞离那致病的瘴气，
到上空的风中涤除你的罪恶，
就像啜饮纯洁神圣的仙酒
啜饮弥漫澄宇的光明的火。

在烦恼和沉重的忧伤的背后，
它们充塞着迷雾的生存，
幸福的是那个羽翼坚强的人，
而且鼓起强健的羽翼，勇往直前。

他的思想就像那云雀一般，
在清晨无拘无束地驰骋碧天，
——驾在生活之上，轻易地听懂
百花以及沉默的万物的语言！

感 应

自然是座神殿，那里活的支柱
有时说出了含糊不清的话音；
人由那里途径，穿越象征的森林，
森林露出可爱的眼光对人注视。

就像悠长的回声远远地汇合
在一个混沌深邃的统一体中
像黑夜又像光明一样茫无边际，
芳香、色彩和声音在互相应和。

有的芳香新鲜像儿童的肌肤，
柔和如双簧管，青翠如绿茵，
另一些，腐朽、丰富、得意扬扬，

像无极无限的东西四处飞散，
如同琥珀、麝香、安息香、乳香
在歌唱着精神和感官的狂热。

我爱回忆……

我爱回忆那无遮无掩的时代，
福玻斯爱给其雕像涂上金色。

那时候男人和女人敏捷灵活，
真是自然快乐，也不弄虚作假，
多情的太阳抚爱他们的脊梁，
他们就显示高贵器官的健康。
母亲自然啊，那时总是丰收丰产，
并不把子女看成过重的负担，
却好像心怀无偏之爱的母狼，
让芸芸众生吮吸她棕色的乳房。
男子汉个个优雅健壮，有权利
因美女拜他为王而得意洋洋；
她们是鲜果，无损伤也无裂纹，
光滑健美的裸肉使人垂涎三尺！

今天的诗人，假如他要想象出
这种天赋的伟大，如果置身于
男人和女人露出裸体的场面，
对着这无比惊惧的阴暗画面，
会感到阴风冷气裹住了魂灵。
哦，为了衣服而伤心的畸形！
哦，可笑的躯干！应当掩蔽的躯体！
哦，歪斜、消瘦、浮肿、松软的可怜的肉体，
你们这些孩子，被冷酷安静的
“实用”之神用青铜的襁褓裹起！
还有你们女人，唉，苍白如纸，
放荡养活你们，又把你们损害，
而你们处女，继承母亲的罪恶，
还有那无数生产出来的一切丑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是一些已被腐化的国民，
确有这种美女古人不曾目睹：
面孔因为心脏的侵蚀而憔悴，
就像人们所说的，一种萎靡忧郁的美；
可是，我们这些迟生的缘斯的发明，
那患病的生灵永远也无法阻止
向青春致以发自内心的敬意，
——神圣的青春，她笑容可掬，温和可亲，
清澈明亮的眼睛像流水无瑕，
她自由自在，如蓝天、鸟儿、鲜花，
将在万物之上倾注她的芬芳，
她的甘美的温暖和她的歌唱！

灯 塔

鲁本斯，懒散的花园，遗忘的山川，
新鲜的肉枕头，其上虽不能爱抚，
却汇聚生命的洪流，骚动不断，
像天空中的风，海里的潮水，
列奥纳多·达·芬奇，深邃幽暗的镜，
映照着迷人的天使笑意浅浅，
充满神秘，有冰峰松林的荫里，
随他们出现在闭锁的家园；

伦勃朗，凄惨的医院细语啾啾，
一个大十字架是仅有的点缀，
垃圾堆中发出了哭诉的祈祷，
突然有一抹冬日的光辉射入；
米开朗基罗，只看见那无人知晓之地，

力士基督徒杂然一处，夕阳西下
一些强力的幽灵傲然挺立，
张开五指撕碎了裹尸布一重；
羊神的无耻，拳击师的义愤，
你呀，你善于把粗汉的美汇集，
骄傲伟大的心，枯萎瘦弱，
皮热，苦役囚犯们的忧郁的皇帝；

华托，狂欢节无数卓越的心灵，
蝴蝶一般到外游荡，闪闪发光，
灯火照亮了新鲜轻盈的背景，
使这旋风般的舞会这么疯狂；

戈雅，充满着未知之物的噩梦，
巫魔夜会中人们把胎儿烹煮，
照镜子的老妇，赤身裸体的儿童，
好让魔鬼们理好它们的长袜；

血湖里堕落天使神出鬼没，德拉克洛瓦，
周围有四季常青的松林遮蔽，
奇怪的乐音在忧郁的空中
飘过，犹如韦伯被压抑的叹息；

这些诅咒，这些褻渎，这些抱怨，
这陶醉，叫喊，哭泣，感恩赞美诗，
是无数迷路处加荡着的声音，
如神圣的鸦片给了凡夫俗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是千百个哨兵重复的问话，
是千百个喇叭传递的命令，
是灯塔在千百座城堡上点燃，
是密林中迷路的猎人的呼唤；

主啊，这确是我们所能给予的
显示我们的尊严的最有力证据，
这是代代流传的狂热的泪水，
它刚消逝在悠悠永恒的岸边！

患病的诗神

可怜的诗神，唉！今晨你不舒服？
深陷的两眼充满了憧憧夜影，
我见你的脸色中交替地变化
疯狂和恐惧，全是冷淡沉默。

是绿色的淫鬼和粉色的妖魔
用小瓶向你洒下爱情和恐怖？
还是噩梦的手专制顽强，
把你淹进传说的明图纳深处？

我愿你胸中散发健康的芳香，
坚强的思想常来常往，
你基督徒的血有节奏地流淌，

像古代音节和谐的回声里，
轮流坐王位的是诗歌的父亲
福玻斯，丰收之主伟大的潘神。

稻梁诗神

啊我内心的诗神，口腹的情侣，
当严寒的正月把北风放出，
在那雪夜的黑色的厌倦期间，
你可有火烘烤你青紫的双脚？

那漆黑的夜光透过了百叶窗，
你能温暖你冻痕累累的双肩？
钱袋空荡的就像你的口腹一般，
你想摘取黄金从蔚蓝的天上。

为了挣得那每晚填饱肚子的面包，
你得像那唱诗班的童子把香炉轻摇，
唱你充满怀疑的赞美诗篇，

或像枵腹的卖艺人耍尽花招，
以博得凡夫俗子的捧腹大笑，
暗中的你的笑却被泪水浸湿。

坏修士

远古的修道院，在那些大墙上，
许多壁画展示神圣的真理，
它的，既温暖着虔诚的心肠，
又减弱苦修生活的阴凉。

那年，基督播的种子把花开满枝头，
不止一位好修士今天已被遗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个个把墓场当作了画室，
满怀一颗淳朴的心为死亡高歌。

——我的灵魂是坟墓，我这坏修士，
许多年来我在里面漫步、居住，
这可憎的修院，还是白墙一片。

懒惰的修士啊，何时我能
将我这凄惨生活的生动情景
亲手画成画儿，让我亲眼欣赏？

大 敌

我的青春是一场黑暗的风暴，
零零星星，漏下辉煌的阳光；
雷击雨打造成了如此的惨况，
园子里，红色的果实屈指可数。

我如今已接触到思想的秋天，
我现在必须使用铁铲和耙锄，
把被水淹过的土地重新回填，
因为它已深坑累累大如荒坟。

有谁知道我梦寐以求的新枝，
在冲得如海滩一样的土壤下，
能找到带来生存的神秘食品？

——哦痛苦！哦痛苦！时间把生命腐蚀，
而蚕食我们的心的阴险敌人

靠我们失去的血生长和强盛！

恶运

要把沉重的担子挑起，
得有西绪福斯的勇气！
虽然人们有心黽勉，
却艺术无涯而光阴短。

远离那些著名的坟茔，
朝着一座荒僻的墟墓，
我的心闷如沉鼓，
在送葬的进行曲中前进。

——多少珍宝跌落在无尽的梦中，
埋在黑暗和遗忘里，
远离着铁镐和探头；

花美却自伤，许多正吐放
寄身于无尽的寂寞，
散发着寂寞的温馨。

前生

堂堂柱廊，我曾在那里久驻，
海日给它涂上火色斑斑，
那些巨大的石柱毅然挺立，
晚上使柱廊就像那玄武洞府。

海的涌浪摇曳着天上的形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以隆重而神秘的方式混合着
它们丰富的音乐之至上和谐
与我眼中映入的多彩夕阳。

我就在那宁静的喜悦中悠游，
周围是蓝天、海浪、色彩的壮丽，
和浑身散发香味的裸体奴隶，

他们用棕榈叶扇凉我的额头，
他们惟一的关心是深入侦悉
使我萎靡的那种痛苦的秘密。

旅行的波希米亚人

眼光火辣辣的会预言的部族，
昨天就已上路，把她们的小孩
背在背上，或让他们贪婪的嘴里
豪吮下垂的乳房，常备的宝物，

走在蜷缩着眷属们的大车旁，
男子们背着闪亮的刀枪步行，
抬起目光沉重的张望着天上，
郁郁不乐地怀念逝去的幻影。

蟋蟀，在它藏身的沙窝的里边，
望着他们走过，加倍的高歌；
大地母亲爱他们，让绿茵更宽阔，

让泉流山石，让鲜花开遍荒原，

迎接这些他们，在他们的面前
洞开着通向黑暗的亲切的世界。

人与海

自由的人，你将永把大海怀恋！
海是你的镜子，你在波涛滚滚、
奔涌无限之中凝视你的灵魂，
你的精神是一样痛苦的深渊，

你喜欢沉浸在你的影子之中；
你用手臂拥抱它，可是你的心
面对桀骜不驯的呻吟，
有时倒可以排遣自己的排遣。

你们两个都是阴郁而又小心谨慎；
人啊，无人探过你的深奥；
海啊，无人知道你富饶，
你们把秘密谨守得那么小心！

而在同时，无数个世纪走过，
你们不怜悯，不悔改，斗狠争强，
你们那样地喜爱残杀和死亡，
啊，永远的斗士，啊，仇深的兄弟！

地狱里的唐·璜

当唐·璜落在那条地下的冥河，
把渡钱交给卡隆，这阴沉的乞丐
露出了安地善般骄傲无礼的目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强壮复仇的手荡起浆来。

女人在黑漆漆的天空下摆动，
露出下垂的乳房、敞开的衣袍，
仿佛一大群献作牺牲的动物，
在他身后发出的嘶叫和哀鸣。

斯卡纳赖尔笑着向他索要工钱，
唐·路易则伸出抖个不停的手指，
叫岸上的一切游魂都来观看
这竟敢嘲笑白头老父的忤逆。

艾尔维贞洁消瘦，瑟瑟地戴孝，
在这负心汉子昔日情郎身旁，
似乎求他再绽出最后的微笑，
让他初誓再闪出光亮。

那直挺挺石头大汉，身着甲冑，
手执木棒，切开了黑色的波浪；
可这位镇定的英雄，俯靠剑柄，
其余的皆属不屑，只望着船迹。

美

世人啊！我美如石头的梦，
我的胸脯生就令诗人们动情，
那爱情像物质一样永恒而沉默无语，
诗人却一个个碰得伤痕累累。

我君临碧霄，难解如狮身女妖；
我把雪的心跟天鹅之白合二为一；
我不喜欢打乱了线条的运动，
我不曾流泪，我从来也不笑。

我好像从最高傲的雕像那里
借来了庄严的姿态，而诗人们
将在刻苦的钻研中消耗时光；

因为，要把这温柔的情人迷住，
我有明镜使万象把美色增添；
我的眼睛，闪着永恒之光的大眼！

理想

绝对不是那种画片上的美人，
那种流氓世纪的变质的产品，
脚踏高跟皮鞋，指上玩着响板，
能够满足像我这样的一颗心。

他的那些病院美女、成群嘶叫的流氓，
我还给伽瓦尼，萎黄病的诗翁，
因为这些苍白的玫瑰花中，
没有一朵鲜红如我的思想。

这颗心犹如深渊，麦克白，
它需要的是你呀，罪恶的灵魂，
迎风怒放的埃斯库罗斯之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或伟大的《夜》，米开朗基罗的女儿，
你坦然地摆出了奇特的姿势，
那魅力正与巨大的口味一致。

女巨人

以前大自然的兴致强烈狂放，
每天都在孕育着巨大的孩子，
我真想呆在女巨人身旁，
好像女王脚下一只淫猥的猫。

我真想看见她灵与肉的花朵同时绽放，
在可怕的嬉戏中自由地成长；
猜想她心中是否暗藏着情火，
映着她眼中飘浮的潮湿的雾；

我从容地游遍她壮丽的身躯，
在她巨膝的斜坡上来回爬行，
有时炙烧的阳光，那是在盛夏，

晒得她有些倦怠，她躺在郊野上，
我就想酣睡在她乳房的荫处，
好像山脚下一座和平的小村庄。

面具

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寓意雕像
献给雕刻家恩斯特·克里斯托夫
看看这佛罗伦萨式风韵的瑰宝：
这丰满的胴体的曲线里，

充溢着典雅、力量、神圣的同胞。
这女人，的确无比神奇，
天神般壮健，使人爱慕地窈窕，
生来就是要端坐在华丽的床第之上，
足供闲暇的主教或君王消遣。

——再瞧瞧那微笑肉感而又细腻，
自命不凡在其中把狂喜张扬；
幽长的目光阴险、慵倦又讥诮；
一握轻纱围住了小巧的面孔，
每个线条都洋洋自得地说道：
快乐呼唤我，爱情给我戴花饰！”
看看这个人稟有何等的威严，
优雅赋予她何等迷人的魅力！
靠近些，让我们围着她的美留连。
啊，对艺术的亵渎！啊，逃不脱的惊骇！
这女人预示幸福，有神的肉体，
从顶面看竟是个双头的妖怪！

——不！那仅仅是面具，骗人的装饰，
这面庞闪耀着一种美妙怪相，
仔细看吧，在这里，残酷地抽搐缩蜷，
她真正的脑袋，她诚挚的面庞，
朝上看，藏在欺骗人的脸的下面。
可怜啊，高贵的美！你的眼泪淋漓成
壮丽的河，直流进我不安的心；
你的假象令我陶醉，我的灵魂
在你眼中痛苦的波涛中酣饮！

——可她为什么哭泣？她这完善的美，
让失败的人类在她脚下仆伏，
什么神秘的恶咬她矫健的腰腿？

——她在哭，傻瓜，因为她已经历了生活！
因为她还在生活，但她哀叹的，
使她两腿不住地颤抖，偏偏
就是那明天，唉！明天还得生活！
明天，后天乃至永远！——像我们一样！

美的赞歌

你是从天而降，或是从深渊而来，
美啊！你的目光既可恶又神圣，
一齐地倾泻着罪恶和善举，
因此，人们可以把你比作美酒。

你的眼睛包含有落日 and 黎明；
你像春雨的黄昏把香气播散；
你的吻是媚药，你的嘴是药瓶，
能使英雄为之气竭，又使儿童勇敢。

你出自黑暗深坑，或来自星际？
命运受惑，像狗追随着你的衬裙；
你随意地播种着灾祸和欢乐，
你统治一切，却毫无报答。

美啊，你在死尸身上行走，还要嘲弄；

你的首饰中有妩媚的是恐怖，
凶杀在你最珍贵的小饰物中，
在你傲慢的腹部上淫靡起舞。
蜉蝣眩目，朝你这蜡烛飞去，
嘶地一声烧着，还说：火炬有福！
情郎倒在美人身上沉重的呼吸，
好像垂死的人抚爱他的孤坟。

啊美！你这怪物，巨大、纯朴、骇人！
这有什么关系，你来自天上或地狱？
只要你的眼睛、你的微笑、你的秀足
打开我爱而不识的无限之门！

这有何妨，你来自天神或魔王？
天使或海妖？——目光温柔的仙女，
你是节律、香和光，至尊女皇！——
只要减少世界丑恶、光阴重负！

异国的清香

一个闷热的秋夜，我把眼睛闭上，
呼吸着你滚烫的胸脯的香气，
我就看到幸福的海岸伸向远方，
单调的太阳光芒照得它头晕目眩；

一座悠闲的岛，大自然奉献出
奇特的树木，美味可口的果实，
身材瘦长和四肢强健的男人，
还有目光坦白得让人惊讶的妇女。

被你的香气引向迷人的地方，
我看见一个海港，满是风帆桅樯，
都还颠簸在大海的波涛之中，

同时那绿色的罗望子的香气——
在空中浮动塞满的鼻孔，
在我的心中混进水手的歌唱。

头 发

啊，垂到脖子上的浓密的头发！
啊，环形的鬃发！啊，充满慵懶的清香！
销魂！为了今晚使阴暗的卧房
让沉睡在头发中的回忆留步，
我把它像手帕般在空中摇曳。

精神萎靡的亚洲，炎热的非洲，
一个世界，遥远，消失，几乎消逝，
这芬芳的森林在你深处居留！
像别人的精神在乐曲上飘游，
爱人！我的精神在发香上荡漾。

我将去那边，树木和人精力旺盛，
都在炎炎烈日中久久地痴迷；
粗大的发辫，请做载我的海浪！
乌木色的海，你容纳眩目的梦，
那里有风帆、桨手、桅杆和旌旗；

骚动的海港，在那里我的灵魂
大量地饮芳香、色彩和音响；
航船在黄金和闪光绸中前行，
张开它们巨大的手臂来拥抱
那颤动着炎热的晴天的荣光。

我要把我爱陶醉的头钻进这座，
包容另一海洋的黑发的海之深处；
我微妙的精神，有船摇的爱抚，
将再一次寻找你，哦丰饶的慵懒！
香气袭人之闲散的无穷摇荡！

蓝色的头发，黑夜撑着的穹庐，
你为我让天空变得辽远广阔，
在你那头发的岸边绒毛细细，
我迷狂地陶醉于混合的香气，
它们发自椰子油、柏油和麝香。

长久！永远！你的头发浓密，
我的手把红蓝宝石和珍珠播种，
为了让你永远接受我的心愿！
你可是令我神游的一块绿洲？
让我大口吮吸回忆之酒的葫芦？

她的衣衫……

她的衣衫上下飘动，珠光宝色，
走起路来也好像在跳舞一样，
好像修长的蛇，神圣的杂技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用木棒的一端有节律地拨触。

仿佛沙漠穹苍和愁闷的沙，
对人类的痛苦都是漠然的，
仿佛海上的涌浪把波网撒下，
她不以为意地随意舒展腰身。

她光滑的眼眸，迷人的矿石做成，
在这个奇特的、象征的本性里，
有纯洁的天使，古代的人面狮，

一切都是黄金、纯钢、钻石和光芒，
像无用的星球永远光芒四射，
不育的女人散发冰凉的威严。

跳舞的蛇

懒人儿，我喜欢你
美丽的身上，
好像一块抖动的料子，
皮肤在发光！

你的头发幽深浓密，
香气强烈呀！
像动荡的海洋之馥郁，
波涛蓝又棕，

好像一条苏醒的船
迎着晨风吹荡，

我的灵魂正准备驰往
遥远的天堂。

你的眼睛没有一丝
温存和爱情，
似两件冰冷的首饰，
混合金与铁。
看你走得袅袅娜娜，
放纵的女郎，
人们都说是一条蛇，
在棒棍的顶端舞姿优美。

你那懒得无法支撑的，
孩子一样的头
软绵绵地无法支撑，
如幼象一头。

看你躯体玉体横陈，
像灵巧的船，
摇摇晃晃永不间断，
桅桁入水波。

仿佛轰然融化的冰川
涨起了大水，
你的嘴里口水增加，
汪汪上齿岸。

我像喝了波希米酒，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苦涩而醉人，
流动的天繁星聚凑，
播撒在我心。

腐尸

爱人，想想我们曾见的东西，
凉夏的清晨多温和：
小路拐弯处一具丑恶的腐尸，
在铺石子的床上横卧，

仿佛淫荡的女子，把两腿高翘，
热腾腾地冒着毒气，
她漫不经心，恬不知耻地敞开
那充满恶臭的肚子。

太阳照射着这腐烂的尸首，
像要把它烤得熟烂，
仿佛要向自然百倍地归还
它结为一体的万物；

天空凝视着，这尸体实在壮丽无比，
开放如花苞。
臭气那样地强烈，你觉得就要
晕倒在草地上。

腐败的肚子上苍蝇嗡嗡聚集，
黑压压一大群蛆虫
爬出来，犹如一股粘稠的液体，

沿着臭皮囊流动。

它们来回爬动如浪水汹涌，
横冲直撞亮光闪闪；
仿佛有一股混沌的气息吹进，
这具躯体仍在繁殖。

这世界奏出一阵奇怪的音乐，
如水流，像风在鸣，
像簸谷者做出有节奏的动作，
把籽粒颠簸和搅动。

形象已消失，只留下依稀的梦影，
一张迟来的画布，
在遗忘的画布上，画家的完成
单凭着记忆复出。

一只母狗愤怒地观望着我们，
焦躁不安，躲在岩石，
守候着机会，要从尸骸的身上，
重新咬住那一块肉。

——而将来您也会像这臭货一样，
像这恶臭让人无比恐惧，
我眼睛的星辰，我心性的太阳，
您，我的天使和我的激情！

是的，你也难以避免，哦优美之女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领过临终圣事后，
当您步入草底和花下的辰光，
在白骨之间腐朽。

那时，我的美人啊，请让那些蛆，
接吻似地把您啃吃：
你的爱虽已分解，但我却不会忘记
其形姿和神圣本质！

吸血鬼

你呀，如一把挥动的刀，
扎进我忧愁的心里，
你呀，顽强好像一群魔鬼，
疯疯癫癫，华丽而至，

把我那受凌辱的精神，
做成你的床和领地
——我和无耻紧紧相连，
像囚犯拖着锁链，

像惯赌徒无法离开赌博，
像酒鬼无法离开酒盅，
像腐尸离不开蛆虫，
——咒诅呀，你真是咒诅！

我请求有一把快剑，
劈断锁链还我自由，
我请求有一剂毒药，

来把我的怯懦援救。

可叹，毒药和利剑都说，
对我满是傲慢蔑视：
“你不值得人们解脱
你那可诅咒的奴隶，

傻瓜，如果我们努力
使你脱离她的王国，
你会用无数的亲吻
使吸血鬼的尸体复活！

死后的悔恨

我美丽的黑美人，当你将睡在
用黑色大理石砌就的墓碑深处，
只有漏雨的地窖、空洞的窠窠
来做你的卧房和你的住宅；

当碑石把你那胆怯的胸房压住时
和你那慵倦迷人的袅袅纤腰，
让你那颗心阻止跳动和希望，
让你那双脚无法去情场驰骋，

而坟墓，我那无边梦想的朋友，
(因为啊坟墓总能够了解诗人)
在那无法入眠的漫漫长夜里，

将对你说：“你这妓女真缺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若不知死者的悲伤，朋友何用？
——蛆虫将如悔恨般啃你的肌肤。

决 斗

两斗士面对面冲去，他们手中的武器
让空气中飞溅着血光。

这游戏，这铁的撞击声原来是
陷入吵闹的爱的青春在叫喊。

宝剑折断了！犹如我们的青春，
爱人啊！可是牙齿指甲更锐利，
随即为毫不济事的长短剑雪恨。
哦，人心为爱积怨是多么凶暴！

山沟里常有薮猫和雪豹出没，
我们的英雄狠狠抱住滚下去，
他们的皮肤使荒地绽出花朵。

——这挤满亲朋的深渊就是地狱！
滚下去，别后悔，无情的女长夫，
让我们仇恨的活力相同到底吧！

阳 台

我的回忆之母，情人中的情人，
你赢得我的所有喜悦，我全部的敬意！
你呀，你可曾记得优美温存，
那炉边的快慰，那黄昏的光彩，
我的回忆之母，情人中的情人！

那些傍晚，有熊熊的炭火照亮，
阳台上的黄昏，玫瑰色的蔷薇。
你的乳房多温暖，你的心多体贴！
我们常把些永难磨灭的事情谈论。
那些傍晚，有熊熊的炭火照亮。

暖和的黄昏里阳光柔美无比！
宇宙多么深奥，心灵多么坚强！
我敬爱的女王，当我向你俯下身子，
我好像闻到你的血液的芳香，
暖和的傍晚阳光真美！

夜色转浓，好像厚幕慢慢关好，
暗中我的眼睛猜到你的双瞳，
我酣饮你的气息，蜜糖啊毒药！
你的脚在我友爱的掌中入梦。
夜色转浓，仿佛厚幕慢慢关好。

我知道怎样召回幸福的良辰，
埋头在你的膝间，我回忆起过去，
因为呀，你慵倦之美哪里去寻，
除了你温存的芳心、可爱的身躯？
我知道如何召回幸福的良辰。

那些盟誓、芬芳、无穷的亲吻，
可能会从那难以预测的深渊里复生，
就像在深邃的海底沐浴干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恢复它的青春的太阳又升上青天？
那些盟誓、花香、无穷的亲吻。

幻 影

一、黑暗

有一座哀伤无限的地窖，
命运已把我幽禁在那里；
蔷薇色快活的阳光进不去，
我独自陪伴阴郁的黑夜，

我像个画家，把人愚弄，
唉！判处我把黑夜来描画；
用令人忧愁的东西调味，
我把我的心煮来当点心，

一个优雅而华丽的幽灵，
时刻闪亮，伸长，又展开，
当她的全身映入我眼中。

从那迷幻的、东方的姿态，
我认出了我的美人来访：
这就是她啊！黝黑而光亮。

二、芳香

读者，你可曾有过许多
醉意悠然地品味着一样，
闻闻香囊中的陈年麝香

或者在整个教堂飘散？

深奇的魅力令人陶然，
往日的岁月在现在复现！
情人在珍贵的躯体上面
采摘回忆的美妙的花朵。

她柔软的头发又厚又密，
活的香囊，闺中的香炉，
有蛮荒野兽的香气袅袅而出，

还有细布和丝绒的衣裙，
渗透着她的纯洁的青春，
散发出一种毛皮的清香。

三、画框

就像配上个美丽的框子，
虽然出自很有名的画师，
当它与广大的自然隔绝，
总有无名的奇妙和迷狂，

家具、珠宝、包金饰物、金属，
正与她稀世之美相配匹；
都像是画框听凭她摆布，
她无瑕的光芒永无遮蔽。

以至于有时候她自信
万物都把她钟情；她也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无比快乐地把她的裸体

淹没于绫罗绸缎的吻中，
或疾或徐地把腰肢扭动，
显示出猴子的天真优美。

四、肖像

燃烧的情火为我们扬起烈焰，
疾病和死亡将它化成灰烬。
那么那双热情而温柔的大眼，
那张沉溺我的心的嘴，

像白藓一样强烈的亲吻，
比阳光还要热腾的情怀，
还有什么？可怕，啊灵魂！
白藓是一种芸香科植物，气味浓郁。

惟有三色的素描，十分苍白，
像我一样在孤独中死去，
而时间，这害人的老头，
日日都用粗糙的翅磨损……

生命和艺术的黑心凶手，
你不能在记忆中把她擦去，
她曾是我的快乐和光荣！

今宵你要说什么

今宵你要说什么，孤独的灵魂，

我的心，伤痕累累的心，你将说什么，
对那个最美、最善良、很亲近的人？
她目光神圣，你突然青春焕发。

——我们用我们的自豪把她颂扬，
她的威严比什么都优美真无与伦比，
她的超凡肉体有天使的气息，
她的眼给我们披上了光明的外衣。

不管是在夜间，还是在孤独中，
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在人群中，
她的幽灵有如火炬飘飞在空中。

有时她说：“我很美，我命令你，
为了我的爱情，你一定要热爱美，
我是天使，我是诗歌女神，我是圣母。”

活的火炬

走在前面的这眼睛洋溢光辉，
定有大智的天使赐以它磁力；
前进啊，这神圣的兄弟是我兄弟，
把钻石般的光芒射进我的双目。

它从罗网和罪恶中把我救下，
它又把我引导通往美的道路；
它是我的忠朴，我是它的顺奴，
我倾心地听从这活的火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迷人的眼，神秘的光芒四射，
犹如白天里燃烧的蜡烛；太阳
红彤彤，却盖不住这幻想的火；

蜡烛赞美死亡，你把觉醒歌唱；
走啊，一边歌颂我灵魂的觉醒，
你纵然是太阳也遮掩不住的明星！

精神的曙光

朱红白亮的曙光，噬人的理想，
手挽着手射入放荡者的房中，
一种报复性的力量起了作用，
天使醒来，在沉睡的野兽之中。

精神太空的不可企及的碧青，
为了那梦想并痛苦的颓丧者，
带着深渊的魅力洞开，深不可测。
亲爱的女神，纯净明亮的生命，

荒唐的欢宴，残羹上烟气缭绕，
你的面影更加清晰、绯红、可爱，
在我睁大的眼睛前飘来飘去。

太阳的光照暗淡了蜡烛的火苗；
你的幻影，这光辉灿烂的灵魂，
战无不胜，像不灭的太阳！

黄昏的谐调

是时候了，花儿在枝头颤震，
每朵都似香炉香气飘荡；
声音和香气都在暮霭中飘荡；
忧郁的圆舞曲，倦人的眩晕！

每朵都似香炉香气飘荡；
小提琴呜咽如受伤的心；
忧郁的圆舞曲，倦人的眩晕！
天空忧愁美丽，犹如大祭台。

小提琴呜咽如布满伤痕的心，
温柔的心，憎恶广而黑茫茫的死亡！
天空又愁又美，像大祭台一样；
太阳在自己的凝血之中沉落。

温柔的心，憎恶广而黑茫茫的死亡，
收纳着光辉往昔的一切怀念！
太阳在自己的凝血之中下沉……
想起你就像看见圣体发光！

阴沉的天空

你的目光好像蒙着一重烟雾；
你的神秘的眼睛（蓝的？灰的？碧绿的？）
时而温柔，时而幻想，时而残忍，
反映着天空的失血以及暗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神经受到莫名的烦恼的振奋，
过于警醒面嘲弄沉睡的精神，
你唤起明亮、温馨、朦胧的过去，
让迷恋的心灵在泪水中沉溺。

你有时候就像那美丽的地平线，
雾季的太阳照得它灿烂辉煌……
阴沉的天空火光沉落，
你这湿润的风景是多么灿烂！

啊危险的女郎，啊诱人的地方，
我可会也爱你的风霜？
我可能从严寒的冬天里获得
比冰和铁更尖利刺痛的快乐？

猫

—

它在我头脑里徘徊，
就像在自己的家里，
健壮，温柔，迷人，美艳。
这猫叫得微弱轻盈，

音色多轻柔，多审慎
然而或平息或发怒，
声音总深沉而丰富。
这就是魅力和秘密。

这珠圆玉润美妙之声
我那最阴暗的心底，
像和谐的诗在全身涌流，
又似媚药令我欣喜。

平复最残酷的痛苦，
又包含无数的痛苦，
说出的话能够更长，
竟然能够片言只语。

没有可以震颤的弓子
我的心，这完美的乐器，
让它更豪迈地颤震
那根无比感人的弦，

惟有你的声音，你这
神秘的猫、珍奇的猫咪，
你的一切都非常美妙，
就好像天使般微妙和谐！

二

它金色与褐色的毛皮上
散发着甘美的香气，
某夜我抚摸了一次，
就满身地芬芳缭绕。

这是往来的精灵，
它裁决、统治、鼓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它属下的一切；
它是妖精还是神灵？

当我的眼像被磁石
吸引，驯服地转向了
我所喜爱的这只猫，
当我在内心自审时，

我惊奇地发现了火
从失血的瞳孔射出，
这盏明灯，活的猫眼石，
在对我凝神而望。

邀 游

好孩子，小妹妹，
想想多么甜美，
到那边一起生活！
尽情地相爱，
爱与死都在
和你一样的国土！
湿润的太阳，
天空一片阴暗了，
我爱你眉目含情，
种种的魅力，
多么神秘，
光辉般的珠泪莹莹。

那儿，是整齐和美

豪华，安宁和乐趣

家具明亮，
被岁月磨圆，
装饰我们的房屋；
最奇异的花，
散发着清香，
融进龙涎香的幽香，
绚丽的屋顶，
深邃的镜子，
东方的豪华绚烂，
都面向人心
悄悄地使用
甘美的祖国语言。

那儿，是整齐和美，
豪华，安宁和乐趣。

看那运河上，
船已沉入睡梦中，
流浪是它的爱好；
为了使你满足
最小的心意，
它来自天涯海角。
——落日的斜晖，
把金衣紫裳
盖住整座的城市，
田野和运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世界在沉睡，
在温暖的光辉里。
那儿，是整齐和美，
豪华，安宁和乐趣。

闲 谈

您是秋日的晴空，淡红、晴朗！
可忧愁似海潮在我胸中涨起，
退潮时在我沉闷的唇上
留下苦涩泥土的灼人的回忆。

——我的胸已昏厥，你的手突然掠过，
我的朋友，你所探寻的那个地方，
已被女人的獠牙刺爪蹂躏，
不要再找了，我的心已被野兽吃光。

我的心是被人群破坏了的宫殿；
他们在那儿酗酒、残杀、揪住头发厮打！
——您的胸脯裸露，四周香气荡漾！……

美人，你这灵魂的无情的枷锁！
用你狂欢中明亮发火的眼睛
把野兽吃剩的残骸化为灰烬！

秋之歌

—

我们就要陷入寒冷的夜；

夏日苦短，别了，强烈的光亮！
我已经听见了凄然的撞击声，
树枝簌簌落在院中的小路上。

整个严冬将返回我心中：愤慨、
怨恨、战栗、恐怖、重劳役的繁忙，
我的心只会是红通通的冰块，
犹如太阳落在北极的地狱中。

我周身颤抖地听木柴一块块落下，
搭绞架的响声也不这样凄凉，
我的心灵如同堡垒终于倒坍，
受了沉重不倦的撞角的猛撞。

这单调的声音使我迷迷糊糊，
似某处有人把棺材慌慌张张地钉，
为谁？——昨天还是夏，眼前已成秋！
这神秘的声音响起，犹如为死人送葬。

二

我爱您那双长眼淡绿的光辉，
温柔的美女，我今天事事堪伤，
您的爱，您的壁炉和您的客厅
我看不如海上照耀的太阳。

然而，爱我吧，亲亲！慈母一般，
哪怕他仍记住恩情，哪怕他很凶恶，
爱人或姐妹，给我壮丽的秋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或西下的太阳那刹那的温存。

时间不长！坟正等待；它无比的贪婪！
啊！让我把额头枕在你的膝上，
心怀惋惜品味白而热的夏天
和那晚秋的柔和而黄色的光！

忧伤和飘泊

请问，阿加特，你的心是否高飞，
远离这丑恶城市的黑暗的海洋，
朝着另一个海洋，充满壮丽的光辉，
处女般蔚蓝、清澄、深邃的海洋？
请问，阿加特，你的心可曾高飞？

海，茫茫的海，安抚我们的劳动！
哀怨的风如大风琴伴奏，
哪方神灵把催眠的崇高作用
赋予大海这嘎声歌唱的歌手？
海，茫茫的海，安抚我们的劳动！

芬芳的乐园，你是如此遥远，
那里碧空之下，尽是爱和欢乐，
那里人们之所爱都值得喜爱，
那里心灵被纯洁的享乐淹没！
芬芳的乐园，你远如天涯！
可是，童年的爱情的绿色天堂，
那赛跑，那唱歌，那亲吻，那花束，
那小提琴声在小山后边的颤动，

还有晚上树林中那美酒一壶壶，
——但是，童年的爱情的绿色乐园，

那充满短暂快乐的纯洁的乐园，
难道这比印度和中国还遥远？
哀叹的呼喊能把它召回地上，
银铃的噪音能让它生机重现，
那充满短暂快乐的纯洁的乐园？

秋之十四行诗

你的眼睛水晶般明净，它对我说：
“奇怪的爱人，你说说我的优点？”
——可爱些，别做声！除了太古动物
那样的单纯，事事刺激我心之深处，

不愿向你把恐怖的隐衷展陈，
还有它那火写的阴暗的奇闻，
你的手邀我长眠，催眠的女人。
我憎恶热情和令我痛苦的精神！

甜蜜地爱吧。哨所里丘比特拉满
那张命运的弓，阴郁而又隐蔽。
它那武库里的家伙我都晓得：

罪恶、恐怖和疯狂！——哦雏菊失血！
你我不都像秋季太阳即将跌落？
我的玛格丽特，这样苍白冷淡？

月亮的哀愁

今晚，月亮做梦有许多慵懒；
像美女躺在重叠垫子的上面，
一只手心不在焉地、轻轻地
抚弄乳房的轮廓，在入寐之前。

她的背光滑如缎，雪崩般柔软，
昏厥状态，陷入了长久的痴愣，
她的眼在白色的幻像上驻足，
那些幻像花开般向蓝天袅袅上升。

有时，她慵懒无力，就给地球
让一串串眼泪悄悄地流呀流，
一位虔诚的诗人，厌恶睡眠之士，

把这苍白的泪水在手心里滚动，
好像乳白石的碎片虹光闪闪，
放进他那太阳不能照射的心里。

猫

严肃的学者，还有热恋的情人，
在他成熟的年纪都一样喜好
强毅又温柔的猫，家室骄傲，
像他们一样地畏寒，深居简出。

它们是科学、同样是喜悦的朋友，
寻觅幽静，也寻觅黑夜的恐怖；

黑暗会拿来当做阴郁的坐骑，
如果它们能把骄傲供人驱使。

它们沉思冥想，那高贵的风姿
像卧在孤独处的大狮身女怪，
好像沉睡在无边的梦里；

丰腰间一片奇彩的光芒，
金子的碎片，还有细细的沙粒
又令神秘的双眸闪出朦胧星光。

猫头鹰

有黑色的水松荫蔽，
猫头鹰们并排在一起，
犹如那些陌生的神，
红眼眈眈。沉思默想。

它们静立在那里，直到
那一刻忧郁的时光；
推开了坠落的夕阳，
黑色的夜站稳了脚步。

它们的态度教育贤士
在这世上理应担心
众人的运动和喧闹；

醉心于流光溢彩的人类
永远要遭受到鹰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因为他想改变居处。

烟 斗

我是一个作家的烟斗；
看我脸色像卡菲尔
或阿比西尼亚妇女，
知道他是抽烟老手。

当他无比忧烦之时，
我就冒烟，如农家茅屋
为了快回家的农夫，
那里正在准备晚饭。

我拥抱抚慰他的心，
升起袅袅的蓝色网
升自我热烈的唇上，

我摇动着强烈的香气，
陶醉在他的心灵，
解除他的精神的疲惫

音 乐

音乐常像大海一样将我俘虏！
向着失血的星，
背负多雾的苍穹、浩瀚的天宇，
我登上小舟航行；

我挺起胸膛，如同打开所有的帆

挺起我的肺部，
在聚集的波峰的脊背上登攀，
眼前昏黑一片；

我感到一条受难船的痛楚
在我身上震颤，
顺风、暴风和它的一切抽搐

在茫茫深渊的上面
把我摇晃，有时候又安详平静
像一面绝望的镜子！

快乐的死者

在充满爬满了蜗牛的沃土上，
我想自己挖一个深深的墓坑，
能够随意把我的老骨头悠然横陈，
安息在遗忘里如鲨鱼浪里藏生。

我痛恨遗嘱，我也痛恨坟墓；
与其苦苦地向世人乞求眼泪，
我情愿活着的时候邀请乌鸦
把我那丑恶的骸骨的血吸得一干二净。

蛆虫，黑色伴侣无耳目，
看哪，来了个死者快乐自由；
享乐的哲学家，腐朽的子孙们，

快从我的遗体穿过，不用悔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告诉我，他可还能受什么折磨？
这死在死者之间的无魂老躯壳！

破 钟

又酸辛，又可爱的是在冬夜里，
对着闪烁又冒烟的炉火融融，
倾听那遥远的回忆慢慢的浮升，
应着茫茫雾气中齐鸣的排钟，

那口钟啊真是幸福，声音响，
虽然老迈，却矍铄又坚硬，
忠诚地把它信仰的声音远传，
像那在营帐下守夜的老兵。

而我，灵魂已经破裂，在无聊之际，
它想用歌声冲破凛冽的夜空，
它的嗓子却常常会变得微弱，

像被遗弃的沉沉残喘的伤员，
躺在血泊旁，身上堆满了尸体，
拼命挣扎，却静静地死去。

忧郁之一

雨月，对着整个城市感到气恼，
向着附近墓地里失血的住户，
从它的罐里洒出如注的阴寒，
又把死亡撒向雾蒙蒙的市郊。

我的猫在方砖地上寻找垫草，
不停地抖动瘦而生疮的身躯；
沟壑里游荡着老诗人的魂，
带着一个怕冷的幽灵的苦语。

大钟在悲鸣，而那冒烟的木柴
用虚假的声音伴随着伤风的钟摆；
一股气味污浊的牌正在进行，

这患浮肿的老妇的不祥遗留，
英俊的浮肿侍从和黑桃皇后
正阴沉地诉说着以往的爱情。

忧郁之二

我如果千岁也没有更多回忆。

一个大家具，账单塞满抽屉，
还有诗词、情书、诉状、抒情歌曲，
粗大的头发缠绕着形形色色的收据，
可秘密没我烦闷的头脑里多。
这是一座金字塔，大坟场，
死人比万人冢拥挤千倍。

——我是座连月亮也厌恶的墓地，
里面的长蛆爬着就像悔恨，
持续地痛噬我最亲密的死者。
我是间满是枯玫瑰的闺房，
里头一大堆过时的流行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惟有布歇的苍白，粉画的忧伤，
散发着打开的香水瓶的香味。

没有什么能长过瘸了腿的白天，
多雪之年飘下无数雪花团团雪片，
厌倦，这忧愁无趣生出的果实
就具有了不死那样的漫无边际。
——从此，有活的物质啊！你无非
一块花岗石被隐约的恐怖包围，
沉睡在雾蒙蒙的撒哈拉腹地；
老斯芬克斯，被无忧世界忘记了，
被地图忘记了，那一颗愤世的心
只能面对着落日的余晖歌唱。

忧郁之三

我像一位多雨之国的王者，
富有却无力，年轻却已是衰老，
他讨厌那些卑躬屈膝的师傅，
他讨厌他的爱犬和别样的宠物。
任什么也不能让他开心，不管
猎物、鹞鹰、阳台前垂死的子民。
表演滑稽歌的受宠的小丑
也不能舒展这病夫的额头。
有百合花纹的床已变成坟墓，
梳妆侍女觉得所有的王都英武，
也再找不出猥亵的装束打扮
让这年轻的活尸绽出些笑意。
为他炼金的博士们也都不能

把他身上的腐朽的成分除净，
就是用罗马人传过来的血浴，
强壮者在暮年也还清楚记得，
也不能温暖这麻木的尸体，
其身无血，流着忘川的绿水。

忧郁之四

当沉重的天空如大盖般压住
被长久的厌倦折磨着的精神；
当环抱着的地平线向我们射出
比夜还要愁惨的黑色的白光；

当大地变成一座潮湿的牢房，
在那里啊，希望像蝙蝠一样飞走，
冲着墙壁鼓动着怯懦的翅膀，
又把脑袋向朽烂的屋顶撞击；

当密密麻麻的雨水四处蜿蜒，
模仿着大牢里的铁栏的形状，
一大群无声息的蜘蛛污秽不堪，
来到我们的头脑里结网，

几口大钟突然暴跳如雷，
向着长空迸发出可怕的尖叫，
就好像是一群游魂无家可归，
突然发出一阵阵顽固的哀号。
——送葬的长列，没有鼓声也无音乐，
在我的灵魂里缓缓前进，希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已失败，在哭泣，而暴虐的苦痛
在我垂下去把黑旗插上。

固执观念

大森林，你大教堂一样令我恐惧；
你风琴一样吼叫；我们恶魔的心
有永远的灵堂回响阵阵喘息声，
应和着“主来自幽谷”的回声。

我恨你，海洋！你的奔腾和蹦跳，
我的内心感同身受；失败的人
在痛哭，倍受凌辱，那苦笑，
我在大海的狂笑中听得清晰。

你多让我喜爱，哦夜！没有星光，
它的光说着没人听得懂的语言！
因为我寻求空虚、赤裸和黑暗！

但是黑夜本身就是一幅画布，
上面有熟眼不见的逝者，
都从我的眼睛里不断地冒出。

虚无的滋味

沮丧的精神，往日你喜欢酷爱斗争，
“希望”，曾马刺般激励你的热情，
再不愿骑你！别害臊，快趴下，
你这老马每个障碍物都要失蹄。

死心吧，我的心；睡吧，傻傻地。

惨败力竭的精神！这老贼人，
爱情对你来说已不比抢夺更有味；
别了，笛子的吹奏、铜号的歌吹！
快乐啊，别再引诱阴郁赌气的心！

可爱的春天丧失了它的香气！

时间持续地吞没我，
好像大雪埋住了冻僵的尸首，
我从天上观看这圆圆的地球，
再也不去寻觅可以栖身的住所。

雪崩啊，你可愿带我一同坠落？

苦痛之炼金术

或用热情点亮你，
或者于你寄托悲哀，
自然！有人看作墓地，
有人看作生命和光辉！

不曾相识的赫耳墨斯，
帮助我又总惶恐我
让我与弥达斯同行，
这最古的炼金师：

我经你手点黄金成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又把天堂变成地狱；
在云彩的殒布里

我看见可爱的尸体，
我又在天宇的岸边
打造了无比巨大的石棺。

不可补救者

—

一个观念，一个形态，
一个存在，全在蓝天，
跌进冥河，泥泞如铅，
碧空的眼睛也无法透视；

一个天使，冒失旅者，
受到诱惑，喜欢畸形，
被惊骇的噩梦淹没，
就像溺水者挣扎拼搏，

凄惨，苦战一个
狂人似的不断歌唱、
在黑暗中回旋、
巨大而雄奇的漩涡；

一个不幸的中邪人，
为逃出爬虫的栖居之处，
在他徒劳的摸索里

寻找光明；寻找钥匙，

一个没有灯的亡魂，
身旁是一个深渊，
又深又潮冲鼻难闻，
无遮无靠阶梯无尽，

粘滑的怪物监视着，
一双大眼闪着磷光，
照得一切模糊不清，
只剩无尽黑的黑夜；

一艘被极地所困的航船，
像落入水晶网里，
哪条海峡命中注定
让它进入这座监狱？

——画面完美，明显的象征，
这不可挽回的命运
让人想到，魔鬼之君
常常做得十分出色！

二

忧郁诚挚的观照中，
变成自己的镜子的心！
真理的井，明与暗的对比，
有失血的星辰颤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地狱之灯在讽刺，
有火炬恶魔般妖娆，
独特的慰藉和光荣，
——这就是“恶”中的意识。

时 钟

时钟！这个阴森、恐怖、无情的神，
他的手指威胁着我们，说：“必须记住！
你充满恐惧的心，战栗的痛苦
就要把它占据，就像射中靶子；

”快乐似轻烟就要向天边逝去，
有如一个气的灵精钻进后台的深处；
时刻都一点点吞食你的欢快，
那是所有人一辈子中都可享用的。

“一秒钟每小时三千六百次地
低声道：一定要记住！那小虫般的低语
现在飞快地说道：我便是‘过去’，
用污秽的长鼻把你的命抽吸！

“必须记住！必须记住，你这个浪子！千万不要忘记了！
(我的铁嗓子会说所有的语言。)
每分钟，嬉戏的凡人啊，都是母岩，
丢弃之前一定要把黄金采出！

“别遗忘，时间是个贪婪的赌徒，
从不作弊，每赌必赢！这是律法。

日渐短促，夜渐悠长，你别遗忘吧，
深渊总是焦渴，漏壶空空如也。

”那时辰快响了，神圣的偶然，
严峻的道德，你尚处女的妻，
甚至悔恨（啊！最后的归宿）
都要说：死吧，老迈的懦夫！为时已晚！”

风 景

为了纯洁地作我的牧歌，我想
躺在天空身旁，就像一位占星家，
并已靠近钟楼，边做梦边谛听
微风送来的庄严的赞美钟声。
两手托着下巴，从我的顶楼上，
我眺望着歌唱和闲谈的工场；
烟囱和钟楼，都市的桅杆，
还有那令人梦想永恒的大罗天。

真舒畅啊，透过沉沉雾霭观望
蓝天生出星斗，窗上映着明灯，
煤烟的江河高高地升上天空，
月亮洒下它令人着魔的苍白。
我还将观看春天、夏天和秋天；
当冬季带着单调的白雪来临，
我就到处都关好大门和百叶窗，
在黑暗中打造我仙境的华屋。
那时我将梦见青色的地平线，
花园，在白石池中啜泣的喷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亲吻，早晚都啁啾鸣唱的小鸟，
和牧歌当中最可爱的一切。
骚乱徒然地在我的窗前怒吼，
不会让我从我的写字台上抬头；
而且我已经在快乐之中陶醉，
但凭我的意志就把阳春换回，
并从我的心房拉出一轮红日，
将我的炽热的思想化作温暖的气氛。

太 阳

沿着古老的城郊，一排排破房
拉下暗藏春色的百叶窗，
当毒辣的太阳反复地、不停地
轰击着屋顶、麦田、郊野和城市，
我将独自把奇异的剑术练习，
在每个角落里嗅寻韵的偶然，
绊在字眼上，就像绊着了石子路上，
有时会碰上诗句，已梦想已久。

这是一位养父，萎黄病的仇敌，
在田野上把虫儿和玫瑰叫醒；
它让忧愁升上天空蒸发隐去，
让大脑和蜂房里都灌满蜂蜜。
是它使扶拐者回到了少年时代，
像少女们一样快乐融融，
它还能指使谷物生长和成熟，
在永远想开花的永恒的心里！

它像诗人一样地来到到市内，
让微贱者的命运变得高贵，
像个国王，悄悄地，没有随从，
走进所有的医院，所有的宫殿。

给一位赤发女乞丐

赤发白皮肤的姑娘，
衣衫上百孔千疮，
露出了你的穷困，
你的美貌，

对我，孱弱的诗人，
你青春年少的病体，
尽管布满红色雀斑，
仍然甘甜。

传说中王妃穿着
天鹅绒的厚底靴，
你穿着沉重的木鞋
却愈发雅致。

你那过于短的破衣，
若换了宫廷的盛装，
让窸窣的长褶裙，
在脚后拖着；

再换掉你的破袜，
让色鬼看得晕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腿上佩一金剑，
闪闪发光；

再让松开的纽扣，
对着我们的罪恶，
盈盈明眸一样露出
你的双乳；

似乎伸出双臂哀求，
不要解你的衣袖，
你把调戏的手指
拒不迁就，

最好的珍珠，
大师上等的珍珠的诗句，
被你驯服的情人
不断献呈，

雕章琢句的奴隶，
把他们的新诗献上，
在台阶下面参拜
你的双脚，

无数猎艳的侍童，
无数龙萨和王公，
也要来造访幽居，
寻觅欢娱！

在你的床上，
数不清比百合还多的吻，
俯首贴耳的王族，
不一而足！

——可你竟做了乞丐，
讨要些残羹冷炙，
在那个酒馆门前，
十字街头；

你斜着眼睛窥视，
那首饰一文不值，
啊！请原谅，我不能，
买来奉赠。

去吧，没有其他装饰，
香粉、珍珠和钻石，
只要这瘦弱的裸体，
我的美女！

天 鹅

给维克多·雨果

—
安德玛刻，我想到你！一条小溪，
这可怜、忧郁的镜子，曾经映出
您那孀居之苦的无限严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的泪令西莫伊的欺骗更宽广，

在我穿越新建的崇武广场，
它突然唤起了我丰富的回想。
老巴黎改头换面的时候（城市的模样，
唉，比凡人的心变得还要迅疾）；

我只在回忆中看见那片木屋，
那成堆的粗糙的柱头，支架，
野草，被水潦浸得生苔的巨石，
杂乱的旧物，在橱窗内放出光华。

那里曾经躺卧着一个动物园；
一天早晨，天空又亮又冷，
我看见劳动醒来了，废物成堆，
沉寂的空中一股黑风扬起，

我发现了一只逃出樊笼的天鹅，
有蹼的足摩擦着干燥的路面，
雪白的羽绒在凹凸的地上拖着，
把嘴伸向一条没有水的小溪，

它在尘埃中神经质地梳理翅膀，
心中思念着故乡那优美的湖；
“水啊，你何时流？雷啊，你何时响？”
可怜啊，我见到这奇特的命运不幸的天鹅，

几次像奥维德诗中的人类似的，

伸长痉挛的脖子，高昂渴望的头，
望着那片嘲弄的、冷酷的蓝天，
仿佛向上帝吐出了它的无数责难。

二

巴黎在变！我的忧郁一点都没有变！
新的宫殿，绞首架，一片片房椽，
古老的四郊，一切都充满寓意，
我亲切的回忆却比岩石还沉重。

卢浮宫前面的景象令我苦恼，
我想起那只大天鹅，愚蠢的动作，
仿佛又可笑又崇高的流亡者，
被无限的希望折磨！接着是你，

安德玛刻，从一伟丈夫的怀中，
像贱畜般落在傲慢的皮洛斯手里，
在一座空坟前面弯着腰精神恍惚，
赫克托的遗孀，艾勒努的新妇！
我想起那黑女人，消瘦的痨病鬼，
在泥泞中彳亍，双目呆滞，
白浓雾大墙的后面探寻那些生长在
壮丽的非洲，为此邦所无的椰子树林；

我回忆那些一去不返的人们，
一去不返！还有些人泡在泪里，
像吸啜母狼之乳把痛苦啜饮！
我想起那些孤儿花似的凋谢！

在我精神流亡的森林中，又有
一桩古老的回忆如号角狂吹，
我想起被遗弃在岛上的水手，
想起囚徒，俘虏！……和其他无数人！

七个老头子

给维克多·雨果

熙熙攘攘的都市！到处洋溢着梦幻的城市，
幽灵在大白天里就拉扯着行人！
到处都好似树液一样流淌着神秘，
顺着强大巨人细小的脉管里涌流。

一天早晨，在一条忧郁而阴沉的街上，
房屋笼罩在雾中增加了高度，
占满了一条涨水的河川两岸，
作为布景倒很像戏子的情愫，

一片黄色的浊雾淹没了空间，
自己神经紧张，像演主角似的，
跟我的已然疲惫的灵魂争辩，
在重载的车往来的郊区彷徨。
忽然，一个老人，黄黄的破衣裳
竟是仿佛这多雨天空的颜色，
如果不是他的眼中闪烁着凶光，
真会引来雨点般落下的施舍，

出现在我的眼前。仿佛他的瞳仁

在胆汁里浸过；目光宛如凛凛的寒霜，
他的长毛胡子，硬得犹如一把短剑，
支楞楞射向四方，犹太人似的。

他的背不驼，腰却折断了，脊椎骨
和腿形成一个直角丝毫不差，
他的木棍也把他的外表补足，
使他步履蹒跚，又使他的外表

像跛行的走兽，三条腿的犹太人。
他在大雪和泥浆中挣扎跋涉，
好像用他的破鞋践踏着死人，
他对世界不光是冷淡，而是如仇恨。

后面还有：胡子，背，眼，木棍，破衣，
毫无区别之分，仿佛来自一个地狱，
这百岁双胞胎，两个奇异的幽灵，
以同样脚步向茫茫的目标走去。

我成了什么卑鄙阴谋的目标，
什么恶毒偶然把我这样羞辱？
由于我数了七次，一秒又一秒，
这恐怖的老人竟有分身之术。

有些人在嘲讽我的焦虑难安，
有些人未曾感到友情的颤抖，
让他们想想吧，虽然衰朽不堪，
这七个丑怪却有永久的神气！

我如果不死，能否把第八位静审，
冷酷的、嘲弄的、宿命的化身，
讨厌的长生鸟，集父子于一体？
——我就离开地狱，掉头就跑。

我被激怒，像一个眼花的醉汉，
回到家，关上门，心中充满恐惧，
病得手脚麻木，精神狂热而迷乱，
神秘和荒诞碰到我的伤口处！

我的理性想掌稳了舵，只是徒然；
风暴肆虐，它的努力徒劳无功，
我的灵魂跳呀，跳呀，这艘破船，
没有桅杆，在漫无边际的苦海上飘泊！

小老太婆

给维克多·雨果

—
古老都城弯弯曲曲的皱褶里，
一切，以至于丑恶都变成了魅力，
我受制于改不了的秉性，窥伺
奇妙的人物，衰老却招人喜爱。

这些老朽的怪物，也曾经是女人啊，
埃波宁，拉伊斯！她们弯腰，驼背，
曲身，爱她们吧！她们仍旧有灵魂！

穿着破旧的裙子，寒冷的布衣，

她们忍受着无情北风低头行走，
在马车的轰隆中惶恐不安，
她们紧紧地贴着身子的一侧，
夹着一个绣着花或字的小包；
她们行色匆匆，都如木头人一样，
她们拖着沉重的步子，如受伤的野兽，
或情不自禁地跳，又像无情恶魔吊着的可怜的铃铛！

她们虽已衰老，却有锐利的眼睛，
仿佛夜间积水的坑光华闪闪，
她们拥有小姑娘的神圣的眼，
看见发亮的东西就露出惊奇的笑脸。

——你们注意到无数老妪的棺木，
几乎和儿童的一样又小又轻？
聪明的死神在这些棺中放入
一种相当奇异饶有情趣的象征。

而当我看见一个衰弱的幽灵，
穿过巴黎这拥挤的画面，
我时刻感到这一个脆弱的生命
正悄悄地走向一个新的摇篮；

只要看见这些不和谐的肢体，
我就忍不住要把几何学想一想，
木工要多少次改变棺材的大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才能恰好把这些躯体来安放。

这些眼睛是无穷的泪水枯井，
是闪着冷却金属碎片的坩埚……
对于严峻的命运哺育过的人，
这神秘的眼拥有着无法抵抗的诱惑！

二

从前弗拉斯卡蒂相思的贞女，
塔利的女祭司，唉，只有题词员
他的名字在台下广为流传；著名的时髦女，
曾经藏身在蒂沃利花丛中轻佻的名花，

她们都令我着迷！这些脆弱者，
有些人却用痛苦作蜜糖，
对给她们羽翼的牺牲精神说：
强大的鹰马呀，带我到天上！

一个为了祖国尝尽所有困苦，
一个饱尝了丈夫的无数责难，
一个为孩子成了穿胸的圣母，
她们的眼泪能够积成江河！

三

多少次我跟在小老太婆身后，
其中有一个，当黄昏时分，
让它张开血红的伤口的时候，

她沉思地，一个人离开，坐在长凳上，

她在倾听音乐会，铜管声阵阵，
士兵们有时冲进我们的花园，
在振奋人的金色夕阳下，
把些许英勇精神注入市民的心里。

她还能挺直了腰，端庄而骄矜，
贪婪地欣赏那生动勇壮的乐队，
她的眼有时圆睁如老鹰，
大理石般的额头好修饰以月桂！

四

她们就这样走着，神态自然，
穿越活跃的城市混沌前行，
心中流血的母亲、妓女或圣女，
昔日都曾是芳名留在万人口上的女人。

你们曾是光荣，你们曾是优美的代表，
而今谁认识你们！无礼的醉鬼
用淫词秽紧随在你们身后；
卑劣怯懦的顽童把你们尾随。

惭愧活着干瘪的影子，
你们害怕，总是弯腰贴着墙根；
奇异的宿命，无人向你们致意！
熟透了的人渣，奔向地狱之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我，远远地深情地凝望着你们，
惶惑的眼睛望着你们蹒跚的脚步，
好怪！就好像我是你们的父亲，
我偷偷地品尝着秘密的乐趣；

我看见你们的初恋花开如雨，
我看见你们消逝的韶光；
我复杂的心享受你们的罪孽！
你们的美德使我的灵魂光芒四射！

老朽们！我的家！哦同类的神经！
我每晚都向你们作庄严的告别，
明日你们哪里，八十岁的夏娃？
上帝可怕的爪已掳走了你们。

盲人们

瞧他们吧，我的灵魂；可怕极了！
他们像木头人，略略有些滑稽；
可怕，像那些梦游者一样可怕奇异；
昏暗的眼球不知死盯在何处。

他们的眼失去了神圣的光辉，
老是仰面朝天，如向远方凝望；
他们从不曾面向大地
梦幻般把沉重的脑袋低垂。

他们是穿过无限的黑暗，
这永恒的寂静的兄弟。啊城市！

你在我们周围唱着、笑着、叫着，

醉心于逸乐直到残忍的程度，
看呀！我也在踟蹰，却愈发呆滞，
我说：“这些盲人在天上找什么？”
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
喧闹的大街在我周围怒吼。
瘦长苗条，一身丧服，庄重忧愁，
一个女人走过，她那奢华的手
摇摇地撩起她那饰满花边的裙裳。

轻盈而高贵，露出好似雕像的小腿。
我紧张如迷途的人，在她看来，
那暗淡的、孕育着风暴的天空
畅饮销魂的欢乐和那迷人的优美。

电光一闪……然后是黑夜！——美人已去，
你的目光一瞥突然使我复活，
难道除了在来世，就再无法与你相见？

远远地走了！太迟了！也许是永诀！
我不知你何往，你不知我何去，
虽然你已经知道我曾经对你钟情！

骸骨农民

—

一些散乱的解剖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躺在布满灰尘的河岸旁，
尸堆似的许多旧书，
古代木乃伊一样睡熟。

素描的主题尽管沉郁，
有一位年老的画人，
用他的博学与严肃
却令美之画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真感到神秘的恐怖
变得更加完美无遗，
好像农夫翻耕土地，
这些剥掉皮的尸骸。

二

这块土地翻得已经透彻，
悲惨地忍从的老农，
用你们脊梁的辛劳
或者那被剥剩的肌肉，

收获什么样的奇异食粮？
出土的苦役犯，
你们用力拉，要装满
哪个包租人的粮仓？

你们想（这苦命的寓意，
画得多清楚，多沉痛！）
证明哪怕就是墓坑

也难保允许的睡眠；

虚无欺骗了我们；
甚至死神也在对我们说谎，
没有休止，没有完结，
唉！也许我们真应该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们流血的赤脚下，
推动着沉重的犁铧
为粗糙的大地剥皮？

黄 昏

迷人的黄昏啊，这可恶的朋友；
它像一个同谋，偷偷地来到；
天空像间巨大的卧房慢慢地关上，
人已烦躁如野兽。

那些人期待你，夜啊，可爱的夜，
由于他们的胳膊能诚实地说：
“我们又劳动了一天！”黄昏能
安慰受剧烈痛苦折磨的灵魂；
那些学者钻研日日垂头沉思，
那些工人累弯了腰重返卧榻。
但那些邪恶的魔鬼也在四周
醒来，好像商人一样睡眼惺忪，
飞跑去叩击人家的屋檐、门窗。
透过被晚风摇动的微弱灯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卖淫在街头巷尾中大显身手
像一队蚂蚁那样把通道打开；
它到处都开出一条隐匿的道路，
仿佛仇敌正把突然袭击谋图；
它在污泥浊水的城市里蠢动，
像一条盗窃人的食物的蛆虫。
这里那里，各个地方都听到厨房里的滋滋声，
戏馆在喧闹，乐队在呼呼打鼾；
赌博做成了饭桌上的美味珍馐，
聚满娼妓和骗子，她们的同谋，
那些小偷，不愿收手，不讲仁慈，
不久也要摘他们的惯技，
他们就要轻轻撬开大门和银箱，
好吃喝几天，打扮他们的情妇。
在这庄严的时刻，沉思吧，我的魂，
捂住耳朵，别听这喧哗。
这正是病人的痛苦在加重，
沉沉黑夜紧扼他们的咽喉；
他们已近末日，走向共同深渊，
医院里充满了他们的呻吟，
不止一人不再找那美味的汤，
在夕阳下，在炉畔，在亲人的身旁。

他们大部分人还从来不知道什么
家庭的甜蜜，也从未经历生活！

赌 博

褪色的靠背椅，苍白的老娼妓，

双眉含黛，温存感人的神情，
在卖弄风骚，千瘦的耳上响起
丁零零宝石和金属的碰撞声；

绿色台布，转着无唇的面庞，
苍白的唇，没有牙的牙龈，
手指因为可怕的兴奋而抽搐，
搜索着空口袋和跃起的乳房；

污秽的天花板，一排暗淡的吊灯，
无数巨大的油灯把光亮射向
几位名诗人阴暗的额头上，
他们把带血的汗输得一无所有；

这就是那幅阴暗的画，夜梦里
我发现它在我的明察秋毫的眼睛下呈现。
而我，在这沉寂的巢穴的角落里
看见我支着肘，冷静，沉默，羡慕，
羡慕这许多人的顽固的欲望，
歆羡这些老娼妓悲凄阴惨的笑声，
他们当着我的面高兴地交易，
一方是往日名声，一方是旧日的美貌！

我的心害怕歆羡这些可怜人，
他们向张开大口的深渊狂奔不止，
喝饱了自己的血，最后都决心
不要死亡要苦痛，宁入地狱不求虚无！

我没有忘记，……

我依然记得，在城市的附近，
有我们白色的房子，虽小却很安静；
两尊石膏像，波莫娜和维纳斯，
一片丛林遮住了她们的躯体，
傍晚时分，阳光灿烂，辉煌而壮丽，
一束束在玻璃窗上摔成碎块，
好像在好奇的天上圆睁着大眼，
看着我们长时间沉默的晚餐，
大片大片地把它美丽的烛光
洒在素朴的桌布和哗叽窗帘上。

您曾嫉妒过……

您曾嫉妒过那位好心的女婢，
她在卑微的草地下睡去，
我们应该给她献上一些鲜花，
死者，可怜的死者痛苦多巨大，
每当剪伐老树的十月
围着他们的碑刮起忧郁的风，
他们理应觉得活人忘恩负义，
还依然睡在自己温暖的被窝里，
而他们却被黑色的梦幻侵扰，
没有共榻的人，没有交谈，
冻僵的老骨头饱受蛆虫折磨，
他们感到冬天的雪一滴滴落下来，
岁月如流，却没有亲友
更换挂在墓栏上的零落花圈。

假如在夜晚，当炉薪噓噓作响，
我看见她泰然坐在安乐椅上，
如果在冷得发青的十二月的夜里，
我看见她蜷在我房间的角落，
她从永恒的床上庄重地走来，
用慈母的眼凝望长大的小孩，
看见她深陷的眼中泪珠滚落，
对这虔诚的灵魂我作何回答？

和雨雾

哦暮秋、寒冬、泥泞污湿的阳春
催眠的季节！我爱你们，歌唱你们
这样罩住我的心灵，我的头脑，
用朦胧的坟墓和烟雨的殒衾。

在这广阔的原野上，寒风凛冽，
长夜里风信鸡的嗓子都哑了，
我的灵魂比暖春时节更舒畅，
将自由舒展它那乌鸦的翅膀。

无数灰色的事情塞满我的心，
上面长久以来一直落着白霜，
哦灰白的岁月，整个世界的女王，

胜似你失血、幽暗的永久风光，
——除非在无月的夜晚，我们两个
在有风险的床上忘却苦痛。

巴黎之梦

—

这种恐怖风景的景色，
世人的欲眼从未曾看过，
缥缈悠远，它的形象
今晨又令我醺醺然。

睡梦中奇迹在迭起！
受怪异的冲动摆布，
我从这些景致中
赶走了不规则的植物，

我像画家自夸天才，
面对着自己的画稿
欣赏大理石、水、金属
组成令人陶醉的单调。

楼梯拱廊的巴别塔，
成了座天边的宫殿，
泉水和瀑布缤纷飘落
粗糙或磨光的金盘；

还有沉重重的瀑布，
犹如水晶帘子一样，
悬挂在金属的绝壁，
看上去无比辉煌耀目。

不是树，是廊柱根根，
围抱着沉睡中的池塘，
高大的水神在中间驻立，
临流照影，宛如美女。

长流着浩森碧水一片，
堤上岸边红绿相间，
千里万里流程多遥远，
流向世界的边缘；

那是宝石从未曾见过，
流着魔术的水波，也是
令人目眩的巨大镜面，
被所映的万象惑迷！

恒河流在太空之中逍遥，
自由自在，默默无言，
将其水瓮中的珍宝，
倾入金刚石的深渊。

我是仙境的打造者建筑师，
听凭自己的奇想，命令海洋
驯服地流进宝石砌成的隧道；

所有，甚至黑的色调，
都被擦亮，催灿如虹，
而液体把它的荣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嵌入结晶的光线中。

天上看不到一点儿星光，
以至于没有一线残阳，
照耀这奇迹的景致，
全凭自己光芒四射！

在这跃动的奇观之上，
翱翔着（可怖的新奇！
不能耳闻，只可眼见！）
一种永远沉默的寂静。

二

我重新睁开冒火的双眼，
又看见恐怖的陋室，
大梦初醒，又疼痛
可咒的忧虑的芒刺；

挂钟的声音好阴郁，
粗暴地把正午敲响，
天空正在倾泻黑暗，
罩住凄凉麻木的世界。

黎明

从兵营的院子里传出起床号，
而晨风正把街头的灯火吹拂。

此时，一阵阵的噩梦宛若群蜂，

把睡在枕上的棕发少年刺疼；
好像眨动，充满血丝的红眼，
给白昼缀上一个红色的斑点；
灵魂载着倔强而沉重的肉体
把灯光与日光的搏斗来模拟；
像微风吹拭着泪流满面的脸，
空气中充满飞逝之物的震颤，
男人倦于写作，女人倦于谈情。

炊烟盘绕着四处的屋顶。
眼皮青紫，寻欢作乐的荡妇们，
还在大张着嘴吧睡得又呆又死；
穷女人，垂着干瘪冰凉的双乳，
吹着残火剩灰，呵着手指。
产妇们的痛苦变得越发沉重；
像一声呜咽被翻涌的血噎住，
远处鸡鸣划破了长空的迷雾；
苍茫的雾海，吞噬了高楼与大厦；
收容所的深处，有人垂死挣扎，
打着呵，吐出了最后的一口气。
冶游的浪子回了家，疲惫不堪。
披着红绿衫的晨曦，不停地颤抖，

在寂寞的塞纳河上缓缓的散步，
暗淡的巴黎，揉着惺忪的睡眼，
拿起了工具，有如一个勤劳的老汉。

酒

酒 魂

一天晚上，酒魂在瓶子里唱道：

“人啊，亲爱的苦人儿，你赶快倾听，
在红封蜡之下，透过玻璃的囚牢我要唱歌，
唱一支充满光明和友爱的歌！”

烈日如烧的山岗，我知道要多少
辛劳、汗水和灼热的阳光，
才形成我的生命赋予我灵魂；
我不会害人，不会忘恩负义，

“因为我感到快乐无穷无尽，当我
进入劳累过度的人的喉咙时，
他温暖的胸是坟墓，很是暖和，
比呆在阴冷的酒窖远为舒畅。

“你可听见主日歌的叠句回荡，
‘希望’在我呼呼跳的胸中鸣叫？
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卷起袖子，
你将会赞美我，感到心满意足；

“我让你欣喜的妻明眸善睐，
我让你儿子有力量，精神抖擞，
对于这生存的脆弱的竞技者，

我就是油，让角斗士筋肉发达。

“我这植物琼浆流经你的体内，
永远的播种者播下珍贵的种子，
好让诗从我们的爱情中抽芽，
像一朵奇花，向天主的面前供奉！”

拾垃圾者的酒

古旧的郊区中心，污秽卑贱的迷宫，
人烟稠密又拥挤，暴风在此酝酿，
风吹得灯火摇曳，灯玻璃扎扎作响，
在这盏路灯的红色的光亮之下，

常见一个拾垃圾者，摇摇晃晃，
摇头晃脑，像个诗人踉跄跑走来，
丝毫不理会那些密探，他的臣民，
把他心中的宏伟意图吐露无遗。

他发出誓言，宣读崇高的法律，
把坏蛋们打翻，扶起受害者，
在那像华盖一样高悬的苍穹下，
陶醉在自己美德的环之下。

是啊，这些人受够生活的烦恼，
被劳作碾成齏粉，为岁数忧伤，
巨大的巴黎胡乱吐出的杂乱的秽物，
被压得啊弯腰驼背，没有丝毫生气，
他们又来了，发出酒桶的香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跟着一些久战沙场的老战友，
小胡子搭拉着像陈旧的军旗，
花饰，战旗，还有胜利的弓矢，

在他们面前屹立，威武的魔力！
在阳光、号角、喊杀声和战鼓的
震耳欲聋、流光溢彩的狂欢中
他们给醉心于爱的人们带来荣光！

因此，从浮薄的人生里穿行，泛着黄金的酒波，
酒是帕克多河耀眼的摇钱树；
它用人的喉咙歌颂它的功绩，
好像真正的王者在施恩统治世人。

对这些无言死去的苦命老人，
上帝让他们睡去，有感于悔恨，
为了安慰他们的暮气，解尽他们的怨恨；
而人加上了酒，这太阳的圣子！

醉酒的孤独者

一位妓女把奇特的目光
暗送给我们，如袅娜的月投射
一束束白光，向着潏潏的湖泊，
它想在水中把慵懒的美冲洗；

一个赌徒手里的最后的钱包；
消瘦的阿德丽娜之放荡的吻；
使人消沉的靡靡的音乐之声，

像人类之痛苦的遥远的嗟呀，

这一切都比不上，啊深深的酒瓶，
隆隆大肚藏有的强烈的香酒，
为了虔诚的诗人那盼望已久的心，

你给他倒出希望、生命和青春的韶华
——而高傲，这清贫者的至宝，
使我洋洋得意，就像那天神！

情侣的酒

今日的天空多么地壮丽！
用不着马衔、马缰、踢马刺！
骑上酒，犹如在马背一上样，
奔向神圣仙境的天宇！

像两个热昏的天神，
那折磨呀真是铁面无情，
我们钻进清晨的蓝色水晶，
追寻着遥远的蜃楼海市！

我们轻轻地晃动，
依附着精神旋风的翅膀，
在一种同样的谵妄之中，

小妹，我们肩并着肩游弋，
永无休止，不知疲倦，逃向
我们的想入非非的梦的天堂！

恶之花

破 坏

魔鬼在我的身旁蠢蠢欲动，
像摸不着的空气在周围飘荡；
我吞下它，觉得肺部灼痛，
还充满了永恒的、罪恶的欲望。

它明白我酷爱艺术，有时
就化作了最娇媚的美女，
并且以虚伪作为似是而非的遁词。
使我的嘴唇习惯下流的春药。

就这样使我远离天主的视线。
并把精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的我
带进了深深而荒凉的厌倦之原，

在我的充满了混乱的眼睛里
扔进污秽的衣裳和剗开的创伤，
还有那“破坏”的器具血流如注！

被杀害的女人

——无名大师的素描

周围是香水瓶，有金丝的织绵花缎，
让人充满快乐的家具，
大理石像，油画，熏了香的衣衫

皱褶华丽的衣裙中间，

在一间像温室般暖和的房里，
空气几乎令人窒息，
玻璃棺里面奄奄一息的花枝，
翻白的眼，失去思索的能力，
却仍旧流露出曙色般一瞬
模糊而惨淡的目光。

床上，赤裸裸的躯体无所顾忌，
彻底的随便与放纵，
展示隐秘的光辉，永恒的美丽，
那是大自然的馈赠；

腿上是暗玫瑰色长袜，缀有金印，
似乎是残留的纪念；
吊袜带像炯炯的神秘眼睛，
闪着钻石般的光彩。

这种孤独，这幅慵懒的巨帽肖像，
发出了最后的呻吟，

一具无头的尸体，鲜血淋漓，
流淌在干渴的枕上，
枕布狂饮着涌动的鲜红的血，
好像那干旱的沙地。
就好像从阴霾中产生的幻象，
让我们目不能斜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的头，一大团浓发又黑又长，
还戴着价值连城的首饰，

像床头柜上摆放了一株毛茛，
面貌真是无比奇异，
它的态度像一双撩人的目光
放射着阴暗的爱情，
有罪的爱情，无数独特的狂欢，
充滞了恶毒的亲吻，
一群魔鬼也快快乐乐地消遣，
在窗帘褶皱里摇动；

但是，看她那楚楚动人的清癯，
瘦骨嶙峋的双肩，
稍尖的臀部以及苗条的身躯，
像一条被激怒的蛇，

她仍然年轻呀！——她那激昂的灵魂，
她苦于厌倦的感觉，
向着欲火时现时隐的色鬼们，
把她的门推开？

爱报复的男人，你生前那样献媚，
可是他呀仍不满足，
现在这听凭摆布的尸体可曾
弥补他无限的兽欲？

——远离嘲讽的世界，污浊的人群，

也远离好奇的法官，
安睡吧，奇特的女人，
在你那神秘的墓间，
你丈夫跑遍世界，你不朽的形
始终会在他梦中萦绕，
而他也将会忠诚如你
直到死也不会改变。

两个好姐妹

荒淫和死亡，一对可爱的姑娘，
她们慷慨地亲吻，身体也非常壮健，
肚皮永葆童贞，裹着褴褛的衣裳，
永无休止地耕作，却永远不出产。

命定多舛的诗人，这位家庭的仇敌，
地狱的嘉宾，贫穷的廷臣，
坟墓和妓院在它们的绿荫里
在一张没有悔恨的床上安身。

棺材卧室充满对神明的亵渎，
像是两个好姐妹轮流给予我们
可怕的快乐以及骇人的温情。

臂丑的放荡，你什么时候掩埋我？
与它争雄的死亡啊，你何时到来
黑柏嫁接到她臭桃金娘的身上？

血 泉

有时我觉得我的血喷薄不息，
像一口泉有节奏的啜泣。
我清楚地听见它哗哗地流淌，
但始终摸不着创口在什么地方。

它穿越城市，如同流过角斗场，
所到之处把街道变成了岛子，
滋润一切造物的干渴的喉咙，
大自然一片血红。

我时常乞求使人陶醉的美酒，
让折磨我的恐怖有一天死去，
可酒却使眼更明亮、耳更敏锐！

我在爱情中寻求忘忧的睡眠
但爱情对我来说不过是针毡一领，
供这些残忍的姑娘狂欢畅饮！

基西拉岛之游

我的心啊像小鸟，愉快的飞翔，
围绕着缆绳自由自在地盘旋，
天空一碧万里，帆船破浪向前，
仿佛陶醉于灿烂阳光的天使。

那是什么岛啊！而又阴暗凄凉？
人说是基西拉，歌谣里的胜地，

独身老汉们有口皆碑的乐土。
看啊，到最后不过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甜蜜隐私之岛，心灵的宴乐之岛！
那古代维纳斯的壮丽的幻想
仿佛一阵清香在你的海上飘荡，
使精神啊充满了爱情和烦恼。

美丽的岛，鲜花盛开，遍生香桃，
全世界历来都对你顶礼膜拜，
爱慕之情啊化作一声声的叹息，
如同蔷薇园的上空香烟缭绕，

或如斑鸠咕咕鸣叫永不息止！
——基西拉不过是最贫瘠的土地，
一片被尖叫惊恐的多石子的荒野。
我却隐隐看到一个东西怪异奇特！

那不是藏在树林荫处的寺庙，
内有热爱鲜花的年轻女祭司
移动她燃烧着秘密情火的身体，
一阵微风啊扯动她的裙裾。

就在我们贴着海岸航行之时，
雪白的风帆啊惊散群鸟的喧哗，
一个三根柱的绞架映入眼帘；
黑黑地高耸入云，仿佛柏树一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群猛禽栖在它们的食物上，
狂啄着一具腐烂的悬尸，
纷纷把污秽的喙像镐样刨去，
刨进腐尸所有鲜血奔流的地方；

双目已成空洞，肚子已被穿破，
沉重的肠子流到了大腿上，
猛禽将恐怖的快感仔细品尝，
坚喙一阵啄咬把他彻底阉割。
脚下还有一群垂涎的四足兽，
它们口鼻向上，在四周久久倘佯，
那当中有一头大兽焦躁不安，
像个死刑执行者带领的一批助手。

你住在基西拉，美丽天空之子，
你无言地忍受着这所有凌辱，
为了那肮脏的崇拜进行补赎，
为了那些罪孽承担无坟之苦。
滑稽的悬尸，我们一同受苦，

看见你四肢摇荡，我觉察到
往日的痛苦化作毒液的波涛，
像作呕似的向我的口齿间升涌；

面对你，怀着可贵回忆的苦人，
我觉察到了所有刺人的乌鸦，
我感觉到了所有黑豹的大嘴，
曾是那样喜爱啖食我的肉体。

——苍天万里无云，大海波平如镜；
从此一切对我变得血腥朦胧。
唉！我的心埋葬在这象征之中，
好像裹上了一幅非常厚实的殓中。
在你的岛上，啊，维纳斯！我只见
那象征的绞架，吊着我的形象，
——啊！天主！给我勇气，给我力量，
让我能无憎地看到我的身心！

爱神和颅骨

旧尾花

有一个人类的颅骨顶上
受神端坐，
这宝座上的读神者，
满脸笑意，

它高兴地吹着圆泡，
全都升上天宇，
像要升上碧落九霄，
在太空深处。

圆泡明亮而容易破碎，
高飞到空中，
破了，吐出纤纤灵魂，
好像黄金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听颅骨一见有泡

就祈求而诉苦：

——“这游戏无情又可笑，
什么时候才算完”？

“因为你，奇怪的凶手，

你残忍的口

向着天空到处吹散

我的脑、血、肉！”

反 抗

亚伯和该隐

—

亚伯的下一代，你睡、喝、吃；
天主向你亲切微笑。

该隐的后代，跌入泥中，
你爬滚着，悲惨死掉。
亚伯的后代，你的供奉，
大天神听到非常高兴！

该隐的后代，你的苦刑，
难道永远没有结束？

亚伯的后代，你的播种，
你的家畜，全都有听收获；

该隐的后代，你的肠中，
饥饿得啼叫，像只老狗。

亚伯的后代，烘暖胃袋，
在世代传留的火炉跟前；

该隐的后代，可怜的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洞穴里冷得哆嗦！

亚伯的后代，恋爱，繁衍！
大黄金生出小黄金。

啊该隐的后代，心焦如焚，
强烈的欲念你千万要小心。

亚伯的后代，椿象一样，
在那里繁衍和啃食！

该隐的后代，却在路上，
拖曳着许多落魄的家人。

二

亚伯的后代，你的腐尸，
啊，会肥沃你的土地！

该隐的后代，你要做的事，
还没有完全结束；

亚伯的后代，真是耻辱；
犁铧竟被猎矛打败！

该隐的后代，去登上天庭，
把天主抛到天界！

献给撒旦的祈祷

你呀，最美又最聪明的天使呀，
你被命运出卖，被夺去歌颂，

啊撒旦，可怜我这没有穷尽的苦难！

你这流亡之君，尽管遭到迫害与失败，
而你，屡败屡起，一日强似一日，

啊撒旦，可怜我这没完没了的苦难！

你无所不知，你地狱中的至尊，
常常治愈人类的焦虑和恐慌，

啊撒旦，可怜我这无尽的苦难！

就是麻风病人，受诅咒的贱民，
你也让他们品味天堂的滋味，

啊撒旦，可怜我这无尽的苦难！
死亡是你鬻铄的老情侣，
你让她生出希望——迷人的疯子，
啊撒旦，可怜我这无尽的苦难！

你教流亡者冷静孤傲的目光，
睥睨在断头台旁围观的群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撒旦，可怜我这无尽的苦难！

你知道在这块嫉妒的土地上，
猜疑的天主把宝石藏在何方，

啊撒旦，可怜我这无尽的苦难！

你炯炯目光洞察武库的深处，
那里埋藏着各种金属的兵器，

啊撒旦，可怜我这无尽的苦难！

梦游的人走到高楼的边缘，
你用宽大的手掌消除坠落的危险，

啊撒旦，可怜我这无尽的苦难！

迟归的醉汉被奔马踢倒在地，
你魔术般地使他依然活动如初，

啊撒旦，可怜我这无尽的苦难！

你为了安慰柔弱世人的忧伤，
你教会了我们把硝和硫混合，

啊撒旦，可怜我这无尽的苦难！

你把你的印记，啊巧妙的帮忙，

卑鄙的富豪的额尖上打上烙印，

啊撒旦，可怜我这无尽的苦难！

你在姑娘的眼里和心里放入，
对伤口的崇拜，对褴褛的喜爱，

啊撒旦，可怜我这无尽的苦难！

流亡者的手杖，发明家的明烛，
被吊死的人和谋反者的心腹，

啊撒旦，可怜我这无尽的苦难！
有人被暴怒的天使逐出乐园，
这些人把你当作他们的养父，
啊撒旦，可怜我这无尽的苦难！

祷 告

撒旦啊，愿光荣和赞美都归于你，
你在地狱的深处，虽败却不放弃，
你暗中幻想着你为王的天外！
让我的灵魂有朝一日憩息在
智慧树下和你的身旁，那时候
枝叶如新庙般遮蔽你的额头！

死 亡

穷人们的死亡

死亡给人安慰，唉！又让人活下去；
这是人生的目的，惟一的希望，
像琼浆一样，令我们陶醉，鼓舞，
给我们勇气一直到迟暮；

穿破雪舞，透过浓霜，透过暴雨，
那是漆黑的天际抖动的光明；
那是写在册子上的著名逆旅，
那里可以吃睡和安然栖身！
那是天使，她那有磁力的手指
手握着睡眠，恩赐恍惚的梦幻，
又替赤裸的穷人再铺好卧床；

这是神鸿的光荣，神秘的粮仓，
这是穷人的钱袋，古老的家乡，
这是通往未知新天国的柱廊！

艺术家的死亡

我得无数次把我的铃铛摇晃，
吻你低低的额头，阴惨的丑怪？
为了射中神秘本质这个标的，
箭筒啊，我还要把多少箭消耗？

我们殚精竭虑，筹划妙策，
我们把许多沉重的骨架敲毁
接着才能静观伟大的造物，
这悲惨的愿望令我们痛哭！

有的人从未见过自己的偶像，
这些倍受凌辱的苦命雕塑家
将要狠命地捶打胸脯和额头，

惟一的希望，怪异阴冷的殿堂，
是死亡像一个新的太阳飞来，
使他们头脑里百花齐放！

一天的结束

在微微的光明下，
舞蹈，奔跑，无端乱扭，
生活，无耻而骚动；
同时，地平线上又有

开起淫荡安逸的夜，
连饥饿也都被赶跑，
连耻辱也一扫而光，
“可到头了！”诗人心说，

“我的精神，我的脊梁，
都热切地祈求休息；
心里满是噩梦的烦忧，
“我要仰面朝天卧倒，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你的帷幔中蜷缩，
哦清爽的黑暗！”

旅 行

——给马克西姆·杜刚

—
对于喜欢地图和版画的娃娃，
宇宙就是他那巨大的爱好。
啊！灯光下的世界真是伟大无比！
回忆眼中的世界又何其区区！

早晨我们出发，脑袋里热情洋溢，
心中充满怨恨和辛酸的欲望，
我们向前，合着浪涛的节奏，
在大海的有限中把驰骋无限，

有的人庆幸逃离耻辱的祖国，
有的人庆幸逃离故乡的恐怖，
几个迷恋女人眼睛的占星者，
庆幸摆脱有迷药的残暴魔女。

为了不成为牲畜，他们欣赏着
宇宙，光明以及那烈日如烧的天空；
晒人的冰，把皮肤晒成铜色的
太阳，逐渐把吻印消除得无影无踪。

可是，真正的旅人只是这些人，

他们为走而走；心轻得像气球，
他们永远迎着宿命而行，
他们不知其所以，总是说：“走！”

他们的欲望的形状好似云朵；
他们像一个梦见大炮的新兵，
梦见了多变、巨大、未知的快乐，
人的智慧永不知这快乐的芳名！

二

太可怕了！我们就像陀螺和圆球，
旋转着，蹦跳着；以至于当我们进入梦乡，
好奇心也让我们辗转和难受，
好像残酷的天使鞭打着太阳。
奇特的命运，它的目标常千变万化，
哪里都不是，也可能哪里都行！
人，怀抱着希望始终不会厌烦，
为了能休息狂人般奔波！

我们的灵魂是一艘三桅帆船，
寻它的伊加利亚，甲板上叫：
“快瞧！”桅楼上的声音热烈疯癫：
“爱情...荣耀...幸福！”糟了，碰着暗礁

了望的人指出的每一座小岛，
都是命运之神要赐予的黄金乡；
想象力已把狂欢的酒席摆好，
最后只看到是礁石映着晨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憧憬着幻想之国的可怜人啊！
要把他用铁链捆住投入大海？
醉酒的水手，编造出阿美利加，
他的幻影不会令大海更变成苦海？

好像老流浪汉，踏着泥泞的土地，
鼻子朝天，梦想着天堂的豪华；
着魔的眼睛发现了卡普亚城，
只要有一间破屋烛光跃然。

三

可敬的旅人！多么高贵的故事，
我们在像海一样深沉的眼中读到！
请捧出你们丰富回忆的首饰，
那些星辰和大气做成的奇异宝石。

我们想远行却不必借助蒸气和风帆！
为了把坐牢一样的厌倦消除，
我们的心坎如画布一般高悬，
请画上你们的回忆及其远景。

说呀，见过什么？

四

“我们见过天上的繁星，
见过海浪，我们还见过沙滩；
尽管有许多冲击，碰到意外的灾殃，

我们也像在这里常感到厌倦。

“太阳的光辉照在紫色的海上，
壮丽的城市裹在黄昏的光芒里，
我们的心中燃起不安的热烈向往，
想跃入迷惑人的映在水中的天空。

“最富有的城市，最壮美的风光，
也从未具有这样神秘的魅力，
如同那些白云偶然变幻而成的美景；
欲望总是让我们对它们留心！

“——享受给欲望添上愈发强大的力量，
欲望，这株老树以快乐为营养，
你却让你的树皮变得无比厚硬，
你的树枝想要攀引太阳的近处！

“你这比柏树更加生机勃勃的大树，
你还长吗？可我们已经认真地
为你贪婪的手册找了几张图，
你们总把远方舶来品认作美好的兄弟！

“我们朝拜过垂着象鼻的偶像；
看到些王座镶嵌的宝石光芒四射，
瞻仰过精美宫殿，仙境一般的排场
是让你们的银行家破产的梦；

“还有令人目不暇接的服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牙齿和指甲染上颜色的女人，
巧妙的耍把戏者，任蛇来戏弄。”

五

还有呢？还有呢？

六

“头脑简单得像个孩子！

“ 有一件重要事情不应该遗漏，
我们并不是有意去找，却总是能
在宿命阶梯的四处见到
那种令人厌倦的永世之罪的场面

“ 女人是卑贱、愚蠢、骄傲的奴隶，
自爱而不厌烦，自敬而不快慰；
男人，饕餮、荒淫、贪婪、无情的暴君，
这暴君是奴隶之奴、阴沟之水；

“ 刽子手在寻快活逍遥，殉道者在流泪痛哭；
欢宴以血充当香料和调味剂；
权力之毒令专制者变得狂热，
百姓却喜欢使人愚昧的鞭子；

“ 许多种宗教与我们的相像，
都想升上天堂；而还有那一般圣徒
像爱讲究的人躺在羽绒床上，
从钉板、鬃衣之中寻找苦修的乐趣；

“人类自恃他们的才高，不住地唠叨
但是却从古至今一样地愚痴，
在激烈苦闷的挣扎中对上帝高喊：
‘我的同类，我的主人，我诅咒你！’

并不那样愚蠢而又敢去爱癫狂的人，
从被命运囚禁的群氓中逃跑，
在无尽的鸦片烟中藏匿，
——这就是关于全球的永久报告。”

七

从旅行中汲取的知识多么酸辛！
世界狭窄枯燥，不论以前和将来，
始终令我们看见自己的形象：
就像沉闷的沙漠中的恐怖的绿洲！

是去？是留？若能留，原地不动；
该走，就出发。有人跑，有人躲，
都为骗过警觉而阴森的敌人，
时间！唉，还有一些不会息止的奔波者，

像使徒，又像流浪的犹太人，
乘车或坐船，始终无法躲避
这可耻的角斗士；还有一些人
知道如何打发时间，不必离开故里。

一旦它把脚踏上我们的脊梁，
我们还能怀抱着希望，并高呼：“向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像以前我们向着中国远航，
眼睛注视着海面，头发被风吹散，

怀着年轻乘客快乐无忧的心情，
我们登船驶向冥冥国的海上。
你们可聆听那迷人的阴郁的声音
唱道：“到这里来，你们这些想尝

忘忧香果的人！你们全心全意想得到的奇果，
就在这里可以弄到手；
这里的午后一片温馨真奇特，
永无止境，请你们来这里尽情享受！”

这腔调好熟，知道是谁的幽灵；
我们的皮拉得斯欢迎我们。
“去找你的厄勒克特拉宽宽心！”
这是曾让我们吻膝的女人的唤声。

八

哦死亡，老船长，到时间了，快起锚！
这地方使人烦恼，哦死亡！开始航行！
如果说天空和海洋漆黑如墨，
你知道我们内心之中有着无限的光明！

倒出你的毒药，激励我们远航！
趁着我们头脑发热，我们必
深入渊底，地狱天堂又能怎样？
到未知世界之底去猎获新奇！

《残诗集》及其他

一本禁书的题词

温和的田园诗读者，
恭谦敦厚的君子，
扔掉这本忧伤的诗，
它是既忧郁又躁狂。

假如你未学过修辞，
把狡诈老撒旦师从，
扔掉它，你将不会理解，
或认为我疯狂。
如果你不会受迷惑，
你的眼能洞察深渊，
读我吧，为了学会怎样爱我；

痛苦的精神真好奇，
快去寻觅你的天堂，
怜悯我！……免得我咒你！

静思

乘此，哦我的痛苦，你要更加安稳。
你要黑夜；它下来了；它早已来临了：
有人得到宁静，有人得到烦恼；
一种昏暗的氛围在整个城市上空笼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卑劣的芸芸众生们成群结队，
挨享乐这无情屠夫的鞭子抽打，
前往卑屈的节日上搜集悔恨，
我的痛苦啊，伸出手，我们一起走吧，

远离他们。看那悠悠岁月俯身
在天的阳台上，身着古装；
从水底冒出了微笑的留恋；

垂死的太阳已睡熟在桥拱之下，
犹如一条长长的殓布拖向东方，
听，亲爱的，听温柔的夜的脚步。

午夜的反省

挂钟正报告午夜的来临，
含有讽意地向我们规劝，
提醒大家问问自己，
光阴飞逝，用得怎样：

——今天是一个灾难的日子，
是个星期五，十三号，
虽然我们洞察了一切，
仍像异教徒般行事。

我们曾经亵渎耶稣，
无可争辩的神明！
犹如某人喜欢帮闲，
陪残酷的富豪欢酺。

为了讨好一个畜生，
称得上是些魔鬼的家臣，
所爱的我们就鄙视，
反而奉承我们讨厌的人；
我们像卑贱的刽子手，
伤害被无理轻视的弱者，
又欢迎惊人的笨蛋，
它有着公牛的头颅；
我们亲吻蠢笨的物质，
心中充满爱慕景仰，
腐物发出无色的光辉，
我们却要祝福致谢。

最后，为了要在狂热之中，
使我们的眩晕归于消逝，我们，
骄傲的竖琴祭司们，
于求陶醉引以自豪的人，
在阴郁事物中出没，
不渴而饮，不饥而食！……
——快把灯吹灭，为的是
好让我们隐身于黑暗中！

浪漫派的落日

初升的太阳如此清新美丽，
仿佛爆炸一样射出它的问候！
怀着爱情颂赞它的人真幸福，
因为它西沉的美胜过梦幻！

我记得！……我见过田野、鲜花、流泉，
都像心悸一样晕倒在月光下……
快朝天边跑呀，天色已晚，快跑，
至少能抓住一缕斜阳的光线！

但我徒然追赶隐退的日神；
不可抗的夜正打造它的
阴郁、黑暗、潮湿，充满了战栗的王国，

一股坟墓味儿四处游荡于黑暗中，
我畏怯的双脚站在沼泽边上，
竟然碰到蛤蟆和冰凉的蜗牛。

忘 川

冷酷沉默的人，向我靠近吧，
思慕的老虎，冷漠的怪兽；
我要把颤抖的手指长时间的
浸放你茂密的浓发中；

掀开你充满芬芳的衬裙，
把我疼痛的头深深埋藏，
犹如一朵萎谢的花，
闻一闻往日爱情的温馨。

我几欲沉睡！长睡而不醒！
跟死亡同样温柔的睡眠，
我将把无悔的亲吻涂遍

你光滑似铜的娇研胴体。

要吞没超于缓和的啜泣，
最好是你如同深渊一样的床；
强大的遗忘停留在你嘴上，
忘川呀流过你的亲吻。

我的命运从此变成欢情，
我将听从似一位自命不凡的人；
温顺的牺牲，无辜的囚犯，
其中的狂热会把折磨激荡，

为了化解怨恨，我将吮吸
忘忧草和美丽的毒芹，
在尖挺乳房迷人的顶端；
它从不曾有过半点真心。

首 饰

爱人知道我的意愿，赤裸着身躯，
却保留下那些丁当作响的饰物，
丰富的首饰使她感到自己无比的成功，
如同狂欢节上摩尔人的女奴。

当它们摇晃着发出嘲讽的尖笑，
这世界就闪动着宝石和金属，
意乱情迷的我，狂热的追求着
那种混合着声和光的东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是她躺下，让我百般地爱抚，
在沙发高处现出舒畅的快感，
我的爱情深沉甜蜜好似大海，
像滚滚波涛涌向那高耸的悬崖。

她像被制服的虎凝视着我，
惶惚地做梦般试着种种姿势，
荒淫放荡与纯洁的坦率结合，
给她的变化平添新的魅力；

她的小腿和手臂，腰肢和大腿，
油一样光滑，天鹅般苗条多姿，
在我静若湖水的眼睛前晃动；
她的肚子和乳房，一串串葡萄，

在靠近我，比堕落天使更温柔，
要干扰我的灵魂栖身的休息，
要把它从水晶岩上打翻赶走，
它原本安坐在上面，安静而寂寞。

我像看见一幅新的美人图，
青年人的上身安提俄珀的臀，
这身躯上的骨盆是如此的明显。
黄褐色的脸搽上极美的脂粉。

——灯光啊终于听话的慢慢暗下去，
只剩下壁炉的火把卧室点亮，
每当它喷出火焰般的叹息，

就把血涂在琥珀色的肌肤上。

声 音

我的摇篮啊斜倚在书橱旁边，
阴暗的巴别塔，韵文、科学，小说，
拉丁灰烬，希腊尘埃，都和在一起，
我身高只如一片对开的书页。
我听到两个声音。一个狡诈坚决，
对我说：“世界是一块甜蜜的饼；
我能（那时你有无限的快乐！）
让你有个跟它一样大的胃口。”
另一个说：“来吧！啊！我们一起梦游，
越过可能之域，越过已知的宇宙！”
那一个像沙滩的风一展歌喉，
好像啼哭的幽灵，不知从哪里来，
听起来真悦耳，却又令人心惊。
我回答你说：“好吧！甘美的声音！”
这时，唉！我的创伤和我的厄运
就算开始了。在那广阔的生存
场景之后，在最黑暗的深渊之底，
我清晰地看见了奇特的世界，
我成为我那入了迷的慧眼的牺牲，
我拖着蛇，它们噬咬着我的鞋。
从这时起，我又似乎成为预言家，
那么温情地爱上沙漠和海水，
我在哀伤时狂歌，我在欢乐时痛哭，
在最苦涩的酒中品出了美味；
我又老是经常去把事实当作谎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两眼望着天，跌进一个窟窿里。
但声音安慰我说：“别离开你的梦乡；
智者的梦哪有狂人那种美丽的梦想！”

赎身钱

为了支付他的赎身钱，
人有两块凝灰岩地，
深厚而丰饶，
须用理智之铁开垦；

为收获一点点玫瑰，
为收获一点点谷穗，
须灰白额上的酸泪
不断地灌溉他们。

一块艺术，一块爱情。
——为了使法官变得仁慈，
到了那恐怖的末日，
严厉的审判要来临，

必须向他展示粮仓
和鲜花，粮食涨满，
鲜花的色彩与外形
博得天使的赏誉。